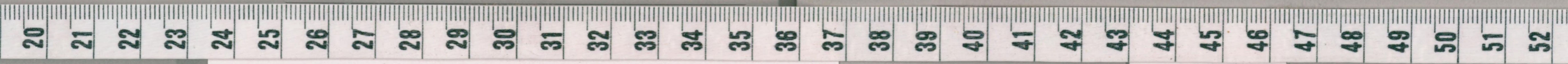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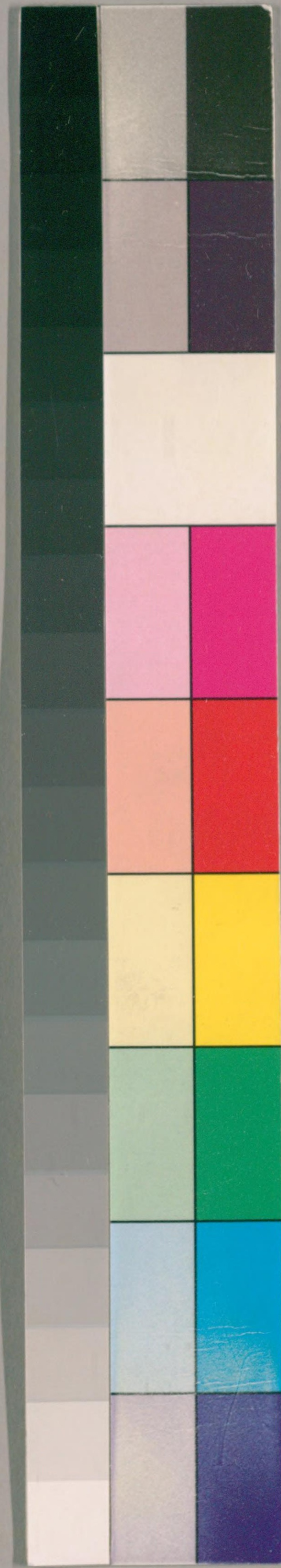


082.1
G21
G

44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藝海珠塵』 請求記号 082.1-G21G

ガラス使用



藝海珠塵

經部禮類

南漚 吳省蘭 泉之輯

海鹽 朱孫垣 嬰玉校

辨定嘉靖大禮議

毛奇齡纂 仕履已見

向入史館時纂修明史其闕題分傳往往在弘正以前而嘉隆不及焉然起草之際每聞同館官論及大禮輒兩端相持無所專決偶或左右必彼我爭執而不得下一如當日之紛紛者予嘗思以禮斷之而未暇也暨予乞假後杳隔日久豈不知館議是非有定與否曾于康

藝海珠塵

辨定大禮議

56874

熙乙亥重上劄子于總裁先生衡論其槩會 國家以
兵事勿忽不報而罷私念此事重大終古未判自漢唐
宋明以迄于今其間名臣鉅儒盈千累百而究無一人
焉爲之處分且六經諸史昭昭在前東振西觸並無一
當漢人據古經而漢與古殊宋人據漢事而宋與漢別
明人據漢宋二事而明與漢宋又大相河漢而無可底
止此時不明將必有以稱宗入廟配天享帝爲將來大
典據者此所憂患匪細也夫禮者理也禮者履也禮當
于理則如履著地而不可動間亦嘗引經據史明指其
禮以示于衆衆雖善抗亦似懾懾于心口而假蹇而退

卽或有故爲踣跌者謂時王有制各守祖宗以爲法或
不能畫一盡如古禮而竊觀明制屢變法守其在國初
諸臣本屬無學皆叔孫綿蕞而一經考究則水落石豁
敗漏莫遁尙書曰學古入官議事以制蓋國事多端其
所進退務在因時以制宜原非一成之法可墨守也夫
六經未亡則禮具在也人心之未泯則以經證禮其爲
理猶可通也子忝居史官本應議禮而又承乏史館職
修明史則其議是禮又無越分言事之罪借立 朝無
幾時曾議樂章配音樂與

北郊饗神

三祖配位左右之禮謬蒙掌院學士稍探其說則入官
議事在儒臣時時有之而學問疏略日暮途遠禮堂之
人無可考訂謹據所知所聞撰為辨定大禮議二卷雖
言稍激切幸非劄奏且後儒史論縱橫不擇多有大聲
疾呼以明其意者孟子曰非好辨也

明正德十六年三月武宗皇帝崩無子大學士楊廷
和等議立興獻王子厚熹為後興獻王者憲宗子也
憲宗生十皇子長孝
宗次興獻王弘治七年興獻王之國安陸州
正德二年生厚熹即世宗也時年十五歲奉遺詔
曰朕紹永祖宗丕業十有六年有孤先帝付託皇
考孝宗敬皇帝親弟興獻王長子厚熹倫序當立遵

奉祖訓兄終弟及之文告于宗廟請于慈壽皇太后
武宗母與內外文武羣臣合謀同辭即日遣官迎取
來朝嗣皇帝位

有明一代以明經取士名為通經而實未嘗通以致朝
廟大禮一往多悞如此議立後一節執政大臣先誤解
兄終弟及四字遂失倫序夫所謂兄終弟及者謂同母
之弟嫡非然即同父之弟庶未有伯叔父之子群從兄
弟而可言弟及者也古王傳位祇有傳子傳弟二法夏
周傳子則傳子之窮然後傳弟無子始傳弟如周匡殷
無子立弟定王類殷
商傳弟則傳弟之窮然後傳子如中丁傳弟外壬外壬
又傳弟河亶甲至河亶

甲無弟然後河是以禮運曰大人世及以爲禮世者父
子相繼爲一世及者兄終弟及公羊傳亦曰一生一及
生卽世也然而傳世之禮又名正體謂分先君之一體
而又當長嫡謂之正體若傳及之禮則雖母弟父弟皆
分先君之一體而非長非嫡卽謂之體而不正是所謂
世與及者皆以先君之同體爲言謂親子親弟也今武
宗無子已無傳世然又無親弟亦無傳及則以倫序求
之當求一正而不體者或武宗原有子而子死而孫存
則立孫如周平王太子早死立太子之子爲桓王類或子死無孫而不得已
而迎立庶族親王則必立一庶族兄弟之子雖孫與庶

族兄弟之子皆非先君之一體而必取其嫡與其長者
禮長子不爲人後謂後大宗也若後君則非長嫡不可皆謂之正而不體向使大
臣略知禮必當于憲宗十皇子中擇其孫之嫡長者以
後武宗而誤解兄終弟及四字妄以庶族兄弟當之不
取庶族之子而反取庶族之弟一似後武宗又一似後
孝宗者以致父子兄弟祖孫伯叔相爭不已倫序顛倒
莫此爲甚是舉世無學禍及家國卽一開詔而議禮大
害已釀于此宰相須用讀書人非妄語也

乃遣司禮監太監韋壽寧侯張鶴齡駙馬都尉崔
元大學士梁儲禮部尙書毛澄賚遺詔金符至興國

是時真熈迎詔國門外啟承運殿開讀已乃登坐受符朝藩衛四月辭興獻王園寢到京禮部受楊廷和指上儀狀請由東安門入居文華殿翼日百官三上箋勸進俟令旨俞允擇日即位不許日遺詔以吾嗣皇帝位此狀云何乃御行殿受箋由大明門入日中即位以明年為嘉靖元年

遺詔云嗣皇帝位而帝即開詔登殿受符朝藩衛則已拜詔許嗣位矣又以王禮自居使群臣勸進而後俞允則將置遺詔何地豈先王金冊反不若群臣一箋耶孝文三讓由未奉先皇遺命祇以陳平周勃私議迎立其

應嗣與否全未定也尚書成王彌留既有顧命則太保命仲桓南宮毛齊侯呂伋即以二千戈虎賁百人迎子釗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謂從正門外延入路寢則康王雖未即位亦尚未受遺冊而一有顧命即不守太子之禮如後世所云闌入馳道者而欲世宗以受詔受符之後尚行王禮由東安入且謬昉六季篡立之例三行勸進則自坐無禮之極宜世宗之不從也當是時已有啟人主以藐法褻禮之漸矣

上命禮官集議崇祀興獻王典禮禮部尚書毛澄請于大學士楊廷和廷和出漢定陶王宋漢王事授之



曰此篇爲據異議者卽奸諛當誅禮部侍郎王瓚語
稍不合卽出爲南侍郎而以侍讀學士汪俊代之

漢成帝無子預取定陶恭王子入宮立爲太子卽哀帝
也而恭王無別子另立楚孝王孫景嗣恭王爲定陶後
宋仁宗無子亦預取濮安懿王子入宮立爲太子卽英
宗也而濮王有王子卽以王子宗樸嗣安懿王爲濮後
此已事也其倫序則定陶爲成帝庶弟濮王爲仁宗庶
兄取立其子正合羣從之子正而不體之義較武宗遺
詔爲稍合禮但自古無預立之例漢成宮中以昭儀累
殺帝子恒慮事覺而帝舅王根思藉之爲怙寵之計故

創爲預立一法以亂古制而宋宗因之已爲無禮况哀
帝仍父恭王並無稱恭王叔父之說及卽位後迺尊恭
王爲恭皇帝置寢廟京師尊定陶太后曰恭皇太后母
丁姬曰恭皇后且徙楚孝王孫景爲信郡王而自爲定
陶王後與廷和所議禮皆相反而不相合唯宋代濮議
則司馬光程頤二人創議稱濮王爲皇伯父此大無禮
者故韓琦歐陽修輩力爭之當時政府已擬尊濮王爲
濮皇皇帝稱爲親而英宗厄于司馬光議但稱爲親而
不受濮皇尊號是廷和欲宗濮議亦祇得其半而乃曰
此篇爲據則不惟不曉大禮其于漢宋二事亦未嘗一

得知也况其說皆大誤也

尚書毛澄會公卿臺諫等官六十餘人上議漢成帝
立定陶王爲嗣而以楚王孫後定陶承其王祀今宜
以益王子崇仁王後興國其稱號則襲宋英故事以
孝宗爲皇考改稱興獻王爲皇叔父興獻大王興獻
王妃爲皇叔母興獻大王妃皇上自稱姪皇帝帝覽
曰父母可移易乎其再議

以孝宗爲皇考開首一語便誤不可言當時武宗無子
擇群從入繼原以後武宗非後孝宗也今忽立武宗從
弟誤引兄終弟及之例迎及興王一若置武宗于何有

者固已大謬然業已如此無可如何但其稱謂則無論
兄終弟及與庶族入繼總不得稱孝宗爲父而武宗爲
兄使繼孝宗耶則孝宗爲父憲宗爲祖使繼武宗耶則
武宗爲父孝宗爲祖蓋禮有世統有廟統世統者生倫
之序也廟統者卽人君歷數相授之次第也國語曰工
史書世則取生倫之序而書之如虢仲虢叔王季之穆
魯衛毛聃文王之昭類又曰宗祝書昭穆則一以人君
入廟之先後書爲次第如桓王繼平王則祖爲昭而孫
爲穆定王繼匡王則兄爲昭而弟爲穆孝王繼懿王則
兄子爲昭而叔父爲穆夷王繼孝王則從孫爲昭而從

祖爲穆先入者爲昭後入者爲穆昭卽爲父穆卽爲子
一昭一穆毋容紊亂若是者何也則以天子七廟三昭
三穆自先君而遞上之曰禰廟曰祖廟曰曾祖廟曰高
祖廟曰高祖之父曰高祖之祖此卽四親與二祧也歷
考經籍皆如此數詳見
廟制皆先定廟名而俟其人之入之入禰廟者卽謂之
父入祖廟者卽謂之祖毋論兄弟羣從倫次不齊而一
限以四親二祧之世數並如工史之書世者尙書云七
世之廟荀子曰有天下者事七世一世爲身二世爲父
三世爲祖鑿不可易如春秋閔僖皆魯莊子也閔弟以
貴庶先立僖兄以賤庶後立然而僖兄閔弟則生倫之

序也僖子文公以尊父之故于父僖入廟時升僖公于
閔公之上使僖昭而閔穆僖祖廟而閔禰廟其于工史
書世似乎極順然而宗有司以昭穆爭之魯史以躋僖
大書之夫子以逆祀不仁重刺之定公以順祀改正之
是則何故蓋以閔公雖弟而先僖而立當閔立時閔爲
君僖爲臣當僖立時則閔爲先君僖爲後君後君方主
而先君已早入禰宮享父廟之祭是僖立三十三年
而閔在父廟亦三十三年故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
矣言僖雖賢而不先閔公而享父食者且三十三年蓋
若是之久也是以君統廟統一反倫序閔弟爲父則僖

兄爲子文旣以僖爲父則文雖從子自當以閔爲祖若以兄先弟左傳謂之子先父而以父先叔父公羊謂之先禰而後祖春秋書之夫子定之斷斷如也後儒無學謂父子爲君臣之比則今世宗在正德二年生于藩邸至十六年而後入繼大統其爲臣爲子已一十五年是世宗者向爲武宗臣今爲武宗子也公羊所謂爲人後者爲之子正謂此也若夫孝宗則武宗之父世宗之祖也世旣旣爲武宗後秉主鬯而事七世則吉禘之後周禮新主入廟之祭見春秋正當奉武宗神主大禘祭以入禰廟而反刪父祀先皇之武宗妄拔新升祖廟申先皇之父之孝宗而呼以

爲父顛到錯亂其子生倫死序世統廟統之大禮一概紊盡而以此立議大亂之道也

若其改稱興獻王爲皇叔父興獻大王此尤不通之甚者也當宋作濮議時知諫院司馬光劄言英宗當稱濮王爲皇伯父而不名學士王珪等上其議政府大駭謂自古無有以所生父改稱伯者珪等言非是此亦見天理人情之不可泯雖不知禮人亦悟及矣乃程頤又曰爲人後者謂所後者爲父母而謂其所生者爲伯叔父母此天地之大義生人之大倫不可得而變易者也但當推崇之以高官厚爵稱之曰濮國大王以異于諸王

猶之服制既降所生服爲期而又加齊衰以別于諸伯叔父而司馬光遵之故今亦以皇叔父大王專襲其說殊不知皇伯叔父皆臣子之稱古天子諸侯惟父祖曾高尊不可降而爲伯叔兄弟幼子童孫則皆爲王臣事役使之愛則賞賚之有罪則戮辱之

北齊書曰也夫大王猶王也猶是臣也漢高父稱劉太公其爲擁篡猶在也乃以高爵厚祿襲視天親謬以越人呼吳王六國人呼齊秦楚王之法定爲尊稱其爲慢侮莫甚于此

然且父母改稱曰天經曰地義曰人之大倫此據何書出何典何王所制何代所行而可于朝廟大禮洵口誕罔如此夫天經地義生人大倫曾有改父母之稱而稱伯叔父者乎三代無繼嗣之說而祇有爲人後之說爲人後者有三一天子一諸侯一大宗也外此則世爵大夫絕則繼之然繼爵不繼人如臧武仲求爲後于魯但繼臧氏之爵而不繼臧孫紇是也若士庶旣死絕則已之喪大記曰有無後無主言但主其喪而不爲立後卽初爲大夫者雜記亦謂以他大夫之子暫置後主喪而喪畢卽已並無繼爵并繼人者夫子所云與爲人後

者言干預爲人後正指公族之覬覦入嗣與庶族之妄
冀宗卿者爲言非有他也然而卽爲人後亦但稱所後
者爲父母而所生父母仍不改稱儀禮爲人後者爲其
父母報夫其父母者非卽所生父母之稱乎是以尙書
云舜格文祖又云受終文祖是舜已嗣堯爲子稱堯先
王爲祖矣然而升聞之時曰父頑母嚚在位之後又曰
號泣于旻天子父母其于父母之稱未嘗改也雖所生
一父母所後一父母似有貳父之嫌然而所生之父母
生稱也不可改也所後之父母廟號也廟號稱先王亦
稱先君雖有父母之實而未嘗立父母之名也是以太

甲繼仲王而尙書曰伊尹嗣于先王漢宣繼昭帝光武
繼平帝而漢書但稱孝昭皇帝孝平皇帝蓋君卽父母
易稱家有嚴君不得謂臣有貳君詩稱民之父母可謂
民有貳父母乎

是以廟祝呼號自稱有三一曰孝子對父之稱一曰孝
孫對祖之稱一曰曾孫對曾祖以上之稱然而儀禮稱
孝孫尙書毛詩皆稱曾孫一似隨時更稱而不必如程
頤所云不可變易正以廟中祝號不必並與倫次相對
照也至所生父母則限稱孝子鑿不可易而反更其稱
曰姪皇考經傳姪字皆指兄弟之女言故春秋致滕

則每以姪弟並稱說文所云姪者兄弟之女是也若兄弟之子則古稱從子兄子弟子猶子並不稱姪其或稱姪者則又女兄弟呼兄弟之子之稱如春秋秦穆姬稱管惠之子爲姪左傳曰姪其從姑而儀禮喪服曰姪丈夫婦人報傳曰姪者何也謂吾姑者吾謂之姪則鑿然以女兄弟呼從子始有此稱然且男曰姪丈夫女曰姪婦人明有分別是以爾雅云女子呼昆弟之子亦爲姪此非可漫稱者卽唐後古學衰絕俚諺雜出然唐書狄仁傑諫武后云姑姪與子母孰親仍守吾姑吾姪之稱而堂堂議禮反以末世陋學及市井不經之稱褻嫚至

尊一如小朝廷議上箋北朝皇帝爭稱呼者罪可勝誅乎

至若服制古無父母改稱者則自無父母改服之文儀禮謂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期此爲大宗言之故下卽接曰所後者何人後大宗也並非天子諸侯之禮蓋天子諸侯並無期服中庸曰期之喪達乎大夫言從大夫而止若云天子爲所生父母期則絕服矣雖天子亦有不絕者皇后太子雖期不絕比之三年晉叔向所云王一年而有三年之喪二謂后與太子也天子絕期而后太子不絕有似三年故曰比三年與儀禮父爲長子三年不同見喪禮互說篇然后太子外並無云天子

藝海珠塵
爲所生父母亦不絕期比三年者中庸曰三年之喪達
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是天子諸侯雖爲人後
亦必服所生父母爲三年喪旣不當以大宗之禮誤坐
天子又不當以后太子期年之禮強解不絕而歐陽修
曾鞏各作或問皆以大宗之期服誤認作天子之禮反
復解辨宜其愈辨而愈不明也

於是廷和及蔣冕毛紀等復上言程頤濮議最得禮
義之正斷宜稱皇伯考與獻大王尙書澄侍郎俊等
六十餘人亦復上議如廷和言帝不聽仍命博考典
禮以求至當廷和乃上言舜不追崇瞽瞍漢世祖不

追崇南頓君皇上宜以此爲法于是澄等七十餘人
又上議且錄魏明帝詔文以上時御史周宣進士屈
儒侯廷訓及廷臣各言當法大舜漢光武不稱皇考
不立廟帝不聽

舜不追尊瞽瞍光武不追尊南頓君此二語創于司馬
光程頤濮議而廷和祖之光頤之言曰舜不追尊瞽瞍
漢宣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上繼元帝亦不追尊
鉅鹿南頓君此萬世法也予每求其說而不得其解舜
何嘗不尊瞽瞍耶據尙書舜格文祖是堯祖廟禹受命
神宗是舜祖廟蓋舜自瞽瞍以上至黃帝剛及九世因

藝海珠塵
以黃帝爲始祖顓頊窮蟬爲二祧敬康句芒螭牛瞽瞍
爲四親堂堂立廟是追尊之典從瞽瞍始也然且舜服
瞽瞍三年喪畢奉主入廟尙書稱祖考來格虞賓在位
羣后德讓其所云祖卽瞽瞍以上考卽瞽瞍矣惟追王
瞽瞍故堯子爲勝國之賓稱曰虞賓與羣后皆來助祭
則追尊無如舜者然且禘祫大事國語稱有虞氏禘黃
帝而祖顓頊無非舜親與堯無與何則顓頊非堯祖也
祇南郊配天國語稱郊堯宗舜祭法稱郊嚳宗堯總因
舜不傳子故後無所宗並非舜不追尊也且此皆開王
之禮異姓禘受彼此易廟與入繼大殊以此引據便擬

非其倫况言事又乖反乎若漢宣之父則初稱皇帝親
而旣用禮官之議稱悼皇考立皇考廟于京師則當時
所云追尊者亦不過如是已矣至云光武不追尊則尤
可笑者光武不曾繼元帝也光武本崛起原可自立七
廟自父南頓令以上至節侯爲四親無所不可特以身
承漢裔不繼前漢元成哀平似乎非高帝子孫矣因考
世系爲長沙定王之後身與成帝爲兄弟而哀帝從子
平帝從孫因有當繼元帝不當繼平帝之議而是時識
緯家言則又有赤九會昌之文謂炎劉以火德王赤也
自高帝至元帝適當八世而光武繼之則九也因之有

藝海珠塵
繼元之說見漢官儀而其後用張純戴涉諸議直以元
成哀平代四親作高曾祖廟而南頓以上別立祠祭然
猶仍稱四親如云南頓令稱皇考廟鉅鹿都尉稱皇祖
考廟鬱林太守稱皇曾祖考廟節侯稱皇高祖考廟並
未嘗不稱考不稱皇不立廟如議禮所云也祇張純眇
學稱元帝太宗或曰太宗則帝非太宗元帝非太宗一
誤廟寢不定祀文武宣元于洛陽高廟祀成哀平于長
安高廟惟躬祭洛陽而長安及南頓諸廟皆使有司特
祠之則古王無攝祀祖廟庶子王亦無代祀已親之禮
二誤漢代不識廟制既立高廟又立世祖廟而其後無

廟無寢往往于陵園侍祠則大乖古制三誤若其設公
私四親則議禮至精使廷和知此便當于祖孝宗廟武
宗外追尊與獻王爲皇考立廟京師則公私俱安而乃
誤信濮議呼九閭撼九廟杖朴貶謫血流殿廷既陷世
主以不義而究之憤激所至稱宗入廟配天享帝爲于
秋萬世議禮之羞廷和可謂不讀書誤人國事者矣其
後璵萼謬誤固不足怪第以宋之歐陽修曾鞏明之楊
慎可稱能文亦並不讀春秋三禮及尙書漢書雖歐曾
二人發狠作濮議或問動輒萬言並無一語據典禮者
偶或有據又無不舛錯爾時何不攤尙書漢書將順光

頤卽以所云不尊瞽瞍南頓而如其不尊堂堂正正稱
考立廟吾不知光頤有何理說然則歐曾之文篇楊慎
小記家記註皆無用之學爲學古入官所不道者先仲
兄嘗嘆宋明以來無一讀書人實痛之非毀之也至于
澄等又上魏明帝詔文以作典據亦係廷和指使之然
又自相矛盾夫魏明詔文正與光武事相反者魏明以
已無子嗣預爲詔文惟恐後此繼之者之顧私親而先
爲杜之故以漢宣加悼考光武稱皇考爲非且謂後嗣
有由諸侯入繼正統者皆不得稱考爲皇稱妃爲后此
杜撰無禮之言正與大舜光武二事相牴牾而廷和旣

請帝遵大舜光武二事爲萬世法而又上此詔則顯然
于漢魏史書並不一寓目者楊慎安在耶若夫光武之
是而魏明之非則前已言之且其說不止此也說見後條
七月觀政進士張璠上大禮疏曰節朝議謂皇上入
嗣大統宜稱孝宗皇帝爲皇考改稱興獻王爲皇叔
父興獻大王不過拘執漢定陶王宋濮王故事耳
漢定陶王並不改稱叔父亦不改稱定陶大王竟稱皇
帝唯宋濮王程頤請稱皇伯父濮國大王而英宗不從
使中書議照漢宣帝稱史王孫爲皇帝親而不改稱伯
父權宜罷議使博求典故以聞是廷和之議並未合定

陶濮國二故事也今張璠欲更其議似亦酒國中之能
獨醒者使稍有學問便當歷斥其誕罔不隨其所言相
爲轉環而乃開口便錯莫知其非安有濟乎

夫漢哀宋英皆預立爲皇嗣而養之于宮中則猶爲
人後者也故師丹司馬光之論施于彼時猶可今皇
上入繼大統以爲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亦天下之天
下也故遺詔直曰興獻王長子倫序當立初未嘗明
著爲孝宗後則陛下之興實所以承祖宗之統而順
天下之人心者也比之預立爲嗣養之宮中者較然
不同

自古無預立爲嗣之禮既已預立則與遺命迎立者何
異乃旣不能言預立之非又不識春秋三禮所言爲人
後三字之義妄云預立者猶爲人後將迎立者不爲人
後乎夫世宗之不爲孝宗後者以爲爲武宗後耳在當
時諸臣並無能言不爲孝宗後一語今能言此語可謂
朝陽之鳴而乃古禮茫然仍不知世宗之當爲武宗後
且不知承祖宗之統之正是爲後而以預養者爲爲後
迎立者爲承祖宗之統不是爲後則其不通與廷和等
矣

夫興獻王往矣稱之以皇叔父幽冥之中臣固有不

得而知者今迎養聖母以母之親也稱皇叔母則當以君臣禮見恐子無臣母之義禮長子不得爲人後况與獻王惟生上一人利天下而爲人後恐子無自絕其父之義故皇上爲繼統武宗而得尊崇其親則可謂嗣孝宗以自絕其親則不可或以大統不可絕爲說者則將繼孝宗乎繼武宗乎夫繼統與繼嗣不同非必父死子立也漢文帝承惠帝之後則弟繼宣帝承昭帝之後則以兄孫繼若必強奪此父子之親建彼父子之號然後謂之繼統則古嘗有稱高伯祖皇伯考者皆不得謂之統矣臣竊謂今日之禮宜別

爲與獻王立廟京師使得隆尊親之孝則與獻王不失其爲父聖母不失其爲母矣

稱皇叔母則當以君臣禮見此精于論禮之言卽此一語可以回帝王之心拄廷和之口矣然聰知有此而不知有彼夫與獻之不得稱皇叔父猶之孝宗之不得稱皇伯父也天子稱伯叔兄弟總爲王臣予前已言之矣聰謂與獻不當稱皇叔父而其後議乃欲稱孝宗以皇伯父豈與獻不可臣孝宗可臣乎孝宗爲武宗之父已升祖廟帝方繼武宗祀禰祀祖而乃以王考廟中之皇祖而稱之爲臣是聰于此禮全然未懂所謂皇叔母以

君臣禮見者皆好言自口非真知也若謂長子不得爲
人後興獻惟一子不得後人則將使世宗回藩邸乎抑
亦利天下而仍留此乎儀禮支子後大宗適子不得後
大宗此專爲宗子而言予前言爲後有三一天子一諸
侯一大宗大宗與天子諸侯皆百世不遷不可中絕故
絕則繼之但庶族庶子皆承庶祀不當舍已祀而從人
祀故第以支子不以適子若天子諸侯爲後則必須適
子禮所謂正而不體者正者適也若謂繼統不繼嗣則
尤不通古何嘗有繼統繼嗣之分乎天子諸侯與宗子
爲後皆謂之繼嗣則皆可謂之繼統宗子者大宗之統

也若初爲大夫與士官師庶人則並無繼嗣何有繼統
如謂繼嗣者爲父子繼統者不必父子則全不解廟次
與世次而洵口妄言夫廟中昭穆卽廟中父子雖弟繼
孫繼而一以昭穆父子該之公羊所云爲人後者爲之
子正指此等歐陽修不讀春秋謬認爲漢儒之言所以
其說每鶻突而不得白也如謂古稱高伯祖皇伯考則
古何嘗有此稱少牢禮稱皇祖伯某謂伯者皇祖之字
猶之皇祖某甫也其誤稱伯考伯祖者皆唐宋間事大
不足法嘗考宋眞宗咸平元年詔議太祖廟號而有司
議太祖稱伯時張齊賢上議云禮天子絕葦喪安得宗

藝海珠塵
廟中有伯氏之稱詔禮官別加詳定而禮官堅執謂唐
玄宗朝禘祫布昭穆之坐于戶外皇伯考中宗與皇考
睿宗並列于南廂北向同在穆位又唐郊祀錄載德宗
朝祝文中宗中宗爲高伯祖考遂以伯考定宋太祖廟號
是唐儒無學誤以臣子之稱謬上中宗而宋又承其誤
而誤之明明開國之君既讓弟位而又降稱皇伯以貶
夷之爲弟之臣子唐在順憲後祧則已矣宋一代廟號
開國不祧爲宗廟七世所創始而其所題者曰皇伯祖
豈是有宋一代無祖矣焉得有宗無祖廟焉得有宗廟
吾不知兩宋儒臣其爲談經講禮者安在夫廟號無伯

稱廟位昭穆無兄弟同位之例子前已言之且有廟制
折衷一書可以備考固無容再爲贅及惟是張齊賢所
云天子絕期喪安得廟中有伯氏之稱一語亦儼然可
念而終以考據不明不能爭執今摠本無學不過如齊
賢之偶一見及其無所發明固不足怪然舉一當反三
旣知叔母之降在臣禮而不知伯父伯考之與叔母同
吾有以知其資性之不敏也至于立廟京師固是合禮
然又無典據祇是臆說何足取信其說見後

藝海珠塵

南滙 吳省蘭 泉之輯

上海 李丙曜原名應坡友瞻校

辨定嘉靖大禮議

毛奇齡纂

疏入上遣司禮監官送至內閣廷和曰書生焉知國體復持入上熟覽之喜曰此論一出吾父子必終可完也是日帝御文華殿召廷和冕紀入諭曰至親莫若父母因授以手敕曰卿等所言俱有見第朕罔極之恩無由報耳今當尊父為興獻皇帝母興獻皇后

藝海珠塵

辨定大禮議

一

立獻皇帝廟于京師廷和曰皇上聖孝臣豈不知禮
謂所後者為父母而謂所生為伯叔父母蓋不惟降
其服又異其名也臣等不敢阿諛順旨仍封還手敕
不稱考不立廟

此時世宗忽欲改稱皇帝實廷和堅執定陶故事有以
啟之初世宗歷敕博採舊聞明據典禮原欲集引三代
禮文前王故實以為証據而歷求無有但堅執以定陶
已事為法則定陶稱恭皇帝與國何不可稱獻皇帝爾
時廷和置對當明告以皇帝之可稱與否可立廟與否
與稱叔父了不相涉而乃無辭可答仍曰所生當稱伯

叔父則驢頭馬背欲世主之不賤惡而斥辱之難矣夫
立廟京師改稱皇考則前王有其事古王有其禮前王
之事則前所云漢宣之尊悼考光武之尊南頓君是也
若古王之禮則細檢周制原有三所自出之文各三出
王亦立王出王廟而庶族之入繼者居一焉一是始祖
祀所出之父如大禘之祀帝嚳是也帝嚳為后稷之父
五年一祭則立姜嫄廟于京師以藏嚳主此一出王也
一是大宗祀所出之父諸侯不敢祖天子而父天子大
夫不敢祖諸侯而父諸侯故別子自為祖而祀其所出
之父以為大宗于是立宗廟于其國如魯祀文王鄭祀



厲王皆名出王而爲文王厲王別立一廟名出王廟猶
之魯之祀桓公于其家名三家之堂此又一出王也一
是庶族入繼者所出之父夫庶族爲先王分子非其父
爲先王之體卽祖爲先王之體也或祖或父原有王子
王孫之稱其與列宗傳重者相去不遠而其子其孫一
經入繼則追王之典自所必及雖禮云父爲士子爲天
子祭以天子其尸仍服以士服然而既經追王則文王
皇尸雖服侯服而稱爲文王是以庶族入繼自所繼四
親廟外亦立親廟于其國或一廟或兩廟名出王廟此
又一出王也是以喪服小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

而立四廟爲一所自出尙書太甲疏曰庶族自外入繼
雖承正統之後已立四廟猶必別立已之高祖以下之
廟喪服小記云庶子王亦如之謂庶族入王亦自立廟
如正統所立廟此正言繼統者立廟之禮爲一所自出
大傳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宗其別子之所自出者百
世不遷者也爲三所自出此歷考之經傳按之諸儒之
議禮與漢後史官所記注而無不然者是庶王追王必
尊所出既尊所出則未有四親稱皇考祖考而庶王所
出不並稱者是以漢宣光武皆立廟稱考一如古禮而
特未嘗有稱帝之文也或曰三古無皇帝之稱既如四

藝海珠塵
三
親則廟稱先王考廟未有不稱王者此準之中庸之
上祀大傳之追王無不一轍雖孝宣光武皆謙讓不稱
皇帝而定陶恭皇帝則魏相言之禮官並議之三代以
下業有此舉則亦古王有禮前王有事之一節也信如
此言則似延和當時宜兩引定陶悼考二事進商可否
或僅稱皇考而不稱皇帝則世宗亦自甘心無辭即不
然必欲稱皇帝則亦聽之原無大礙蓋稱宗于宗法有
礙典禮僅稱皇帝則不干宗法無礙典禮說見後唐玄宗
稱兄爲讓皇帝未嘗于唐代宗祀有所未便史記文王
爲西伯卽位五十年已追尊古公爲大王公季爲王季

又十年而崩雖其說不經然亦三古史家有如此文矣
讀書不核實又無意識必欲強之稱叔父大王卽皇考
二字亦抵死不許及其後詞窮理屈不得不從之稱帝
然又抵死合數百人爭一皇字不得不從之稱父稱母
然又抵死合數百人爭一本生字此等學問不知從何
處說起嗟乎冤矣

于是給事中朱鳴陽史于光等御史王溱盧瓊等皆
劾摠諂諛宜斥罰不聽九月興獻王妃至通州禮
部具議迎聖母以王妃儀仗從東安門入再議從大
明左門入帝俱不從斷議用母后儀仗由中門入謁

見太廟朝議譁然謂婦人無謁廟禮張璠曰古者婦
 三日廟見孰謂無謁廟禮乎妃聞議考孝宗大恚欲
 回安陸曰安得以我子爲人子帝亦涕泣辭慈聖太
 后願避位奉母歸羣臣惶懼至十月上諭廷和冕紀
 曰朕受祖宗鴻業爲天下君長父與獻王獨生朕一
 人既不得承緒又不得徽稱朕于罔極之恩何由得
 安始終勞卿等委曲折中俾朕得申孝情張璠乃復
 爲或問一帙倣歐陽修或問而重齋至左順門上之
 廷和令修撰楊維聰等阻之不得帝覽之亦以無據
 留中不發乃草赦下禮部曰奉聖母慈壽皇太后懿

旨以興獻王稱興獻帝母稱興獻后于是興獻后始
 至由大明中門入帝迎于闕內不謁太廟止見奉先
 奉慈二殿而已

母后用王妃儀仗由旁門入無禮之極前已言之矣至
 于謁廟則亦屬非禮帝后承宗罔娶則朝廟祭則獻廟
 死則殯廟故以事外至或當修謁廟之禮諸土夫人無
 是也若以古禮準之則興獻爲憲宗別子當自立憲宗
 一廟于興國與國夫人可主饗獻其于太廟何與焉且
 帝以母后迎養來京本無后至告廟之儀又乖三月行
 祭之典今情古禮兩俱不合而張璠獨以爲可則有意

異趣矣且其所云三日廟見者則又悖謬之甚者也曾子問三月廟見謂娶婦之家舅姑偕亡則三月之後時祭可行必遣新婦入廟饋獻舅姑行婦見之禮謂之廟見故曰不廟見則不成婦謂不成子婦禮也程頤誤讀禮記改三月爲三日而又不曉廟見之見死舅死姑妄以舅姑在堂初至朝廟之禮當之至今朱熹造家禮一承其誤曰新婦三日廟見于祠堂此千秋萬世言禮者一大關目見昏禮辨正 總議大禮既與頤說相牴牾而此又遵頤之誤而復誤之且詞有倫脊毋論三月三日婦見廟見離經叛道卽以至尊迎母后而妄引上庶娶婦之

禮以謬抵之可乎不可乎

時兵部主事霍韜見聰言欲用與同知馬時中國子監諸生何淵巡檢房濬各上言如聰議而于是倖進之徒從此起矣乃廷和則以持論不勝倍加操切狂恣殊甚巡撫何孟春謂興獻不宜稱考卽擢爲吏部侍郎都御史林俊家居上言當遵司馬光之議卽起爲工部尙書給事熊浹謂聖父聖母當稱帝后而祀興獻于別廟卽出爲按察司僉事因除張聰南刑部主事且謂聰曰子不應南官第靜處之勿復爲大禮說難我可耳 庚寅帝下御札諭加興獻帝后以皇

字廷和復堅執漢宣稱悼考悼后光武稱南頓鉅鹿
皆無皇字今漢書皆有皇字若加皇字是忘所後而重本生
任私恩而棄大義臣請罷歸帝皇一也何以帝可稱而皇不可稱何以稱帝非忘所後而稱皇即忘所後不可解上曰慈壽皇太后懿旨謂興獻帝與太后皆加與皇號朕不敢辭廷和見不可爭力請罷歸不報嘉靖元年清寧宮小房災廷和冕紀乃歸咎興獻加稱祖宗神不悅朝臣亦有言以春秋桓僖宮災爲私立桓僖二廟之故帝乃心動權從廷和議稱孝宗爲皇考慈壽皇太后爲聖母興獻帝后爲本生父母而皇字不復加矣

據洪範五行地二生火而與天水爲牝牡于時爲夏于方爲南于數爲二于卦爲離而于事爲視于德爲禮故見禮乖忤則有火災此正天象之最驗者但以爲立廟之說所致則不然春秋哀三年五月桓僖宮災董仲舒劉向皆以爲此二宮不當立而立之違禮者也故災之考春秋經傳並無別立二宮之事廟制諸國五廟在初立國時卽有之歷代入廟不過修飾之已耳焉得爲桓僖別造二廟况四親稱廟羣公稱宮此稱爲宮則羣公之祧宮也桓僖在四親壇墀之外一爲十一世所祧之公一爲八世所祧之公總迎入祧宮而分昭穆以享之

藝海珠塵
幾見祧公有別宮者乃其說不通又造言桓爲季氏之
所出而僖則使季氏爲世卿者也故特立兩宮則又不
然桓爲季氏之所出則必立一廟于私家前所云三家
之堂比之魯之立出王廟者以爲大宗也大宗則世爲
宗卿雖公子季友死于僖公之世而大宗世卿則非僖
所能使爲者且季氏所立桓廟在三家私邑此桓僖宮
災在公宮之左因司鐸宮火而延及之焉得災及三家
之堂若僖宮再立則純屬杜撰春秋立武宮立煬宮凡
立必書未有書立僖宮者董劉大儒亦且解經無理至
于如此何況叔世是以近儒有言桓僖宮災夫子早知

之此是何故或者季氏專縱舍昭公之子而立定公謬
爲兄終弟及因立煬公宮示煬公爲考公之弟可爲兄
弟相傳之家法故天特災桓僖二宮以爲隱桓閔僖雖
屬兄弟弒逆篡立總屬非法因各火其一以示儆戒而
夫子知之此較之前儒稍爲近理然亦不必者聖人深
意非小儒所能測也若以比今事則後儒說近前儒說
遠且此時方爭皇字未及立廟皇天喜怒何足知之

于是主事霍翰巡撫湖廣都御史席書吏部文選司
郎中方獻夫刑部主事桂夢皆附摠以起紛紛入奏
其言則猶是摠說並不于摠說外別有發明且並無

典禮故實有所証據則附和雷同不過容悅邀恩澤
而禮議壞矣是時世宗亦不從其說屢救這典禮所
據尙未明白著博考停當來說蓋欲明明實據一典
禮使可適從而無如兩家之俱不能也 會上孝宗
太后尊號曰昭聖慈壽皇太后武宗皇后曰莊肅皇
后宜稱皇聖祖母邵氏曰壽安皇太后本生父曰興
獻帝本生母曰興國太后自稱長子本生皇帝不稱
孝子遣官詣安陸上本生父尊號命司禮太監溫祥
督禮儀成國公朱輔上冊寶禮部侍郎賈詠題神主
曰興獻帝神主不稱考及叔亦不敘子名古制七廟
主皆不署

考各子名便遷轉也此
特于興獻主有分別耳 冬十一月壽安皇太后崩
廷和定爲哭臨一日喪服十三日而除文移兩京不
以詔天下禮官請素服御西角門帝曰朕哀慕方切
豈忍遽從所請十二月上壽安皇太后尊諡曰孝惠
皇太后止于二字

本生二字不見經傳唯漢宣詔爲悼皇考置園邑有司
奏禮爲人後者爲之子故降其父母不得祭顏師古謂
此本生之父母也因以禮所稱其父母者謂其字卽本
生字然此是學者說禮之言豈有帝父尊稱可加二字
于其上者况三禮所稱其母多指庶母以嫡母爲母庶

藝海珠塵
母爲所生母也今忽加之父則似父亦有嫡庶大無禮
矣且父死稱考母死稱妣此卽孝子不忍斥其親之詞
比之謚號之易名貴賤一例是以穆考昭考經有恒文
卽羣臣百姓亦曰厥考作室曰予小子考翼曰百姓如
喪考妣甚至演易繫詞其于幹父之蠱猶且曰有子考
曰意承考稱謂秩然乃以堂堂天子之父甫上尊號而
斥稱之曰本生父本生母喪心病狂莫此爲甚夫父猶
考也旣許稱父而必不許稱考帝猶皇也旣許稱帝而
必不許稱皇此種分別出自何書有明養士百餘年較
之前代極爲優渥而其所以報朝廷報祖宗者至于如

此豈不可嘆然且冊文自稱初曰姪皇帝今日長子本
生皇帝則議禮掃地矣興獻無二子何分長幼不過欲
避孝字爾許稱子不許稱孝究竟何解若長子本生則
更屬無禮以爲長子所本生耶抑亦本生之長子耶夫
本生父母謂子生于父母也若本生長子則父母生于
子矣而可乎

若夫邵太后之尊號與其喪服則寃抑尤甚夫邵太后
非他憲宗之妃也並非興王之妃所稱興國太后者也
以興王之妃稱太后而曰母以子貴則不通何則興王
以子貴故及后是后仍以夫不以子也若憲王之妃則

徒以嫡庶之故抑于大典儻其子其孫一當貴顯則立
加后禮祭葬稱號並無異同此正春秋所謂母以子貴
者考春秋文四年夫人風氏薨即文公所生之祖母也
風氏于僖爲母子文爲祖母然而于莊公則妃也妃在
莊公朝歷于嫡妾未嘗稱夫人也至是以僖文之貴書
夫人薨則已加尊號矣然且布告天王遍赴列國在周
襄王則來歸賻在秦康公則來歸襚且葬以小君之禮
謚之曰成是文公以傳重之孫推尊祖母使莊公之妃
加謚加號會葬祔廟親與臣民行三年之喪而天子亦
歷書之曰夫人風氏薨曰葬我小君成風曰王使榮叔

歸含且贈曰王使召伯來會葬曰秦人來歸成風之襚
未嘗于春秋有貶詞也是以文帝生母薄后崩于孫景
帝之前二年天子與朝臣並居重服而東晉安帝崇安
四年亦以生祖母李氏之喪儒臣徐廣輩援春秋之例
議服三年是邵氏太后其宜加尊號宜特爲三年之服
實于古王之禮前王之事未有乖也而乃減其謚號奪
其服制不加十二字并不行二十七日忍情抑禮其得
罪國母得罪人主并得罪憲廟可謂難堪宜人主之一
反所爲并薄視所後而不之顧也嗟乎誰爲之已武宗

皇后則與世宗后何別且后與君同兩后即
兩君也武宗稱皇兄武宗后稱皇后皆大誤

藝海珠塵

辨定大禮議二

七

藝海珠塵
于是帝重念璉言并席書方獻夫諸疏復下部曰此
關係天理綱常仍會文武羣臣集議可否 三年春
正月楊廷和罷 禮部尚書汪俊重合朝臣數百人
并給事中張紳等三十二人御史鄭本公等三十一
人各抗章力論上惡其朋比俱罰俸 值楚王榮誠
儀賓沈寶都察院經歷黃縉錦衣衛千戶聶能遷各
上疏議與璉合帝乃命取督賑侍郎席書南主事桂
萼張璉并在籍霍韜赴京集議 會興國太后千秋
節命婦各上箋觀賀至昭聖皇太后聖旦則概免行
禮朝臣諫者皆逮訊有論救者亦逮訊據廷和之意
欲其厚所後

而薄所親今一激而
盡反之竟何如矣

乃敕改本生父興獻帝爲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本
生母爲章聖皇太后且于奉先殿側別立一室初意
不過
如禮尚書汪俊執不可上切責罷之特降中旨以席
書代俊爲尚書朝臣諫沮者皆不報 蔣冕亦乞罷
五月以奉先殿西室爲觀德殿改題神主奉上冊
寶尊號曰本生皇帝恭穆獻皇帝及璉萼至京請
去本生二字且改稱孝宗皇考爲皇伯考疏未發廷
臣交章攻劾且謀捶擊之璉萼稱疾不敢出匿武定
侯郭勳家帝降中旨命璉萼爲翰林學士方獻夫爲

侍講學士吏部尚書喬宇疏諫不聽罷之 廷和子
楊慎曰國家養士百五十年仗節死義正在今日何
孟春曰憲宗朝尚書姚夔率百官伏哭文華門爭慈
懿皇后葬禮此國朝故事也王元正張紳遮留羣臣
于金水橋南曰有不力爭者其擊之舉國發狂疾如此於是
合三百餘人俱赴左順門跪伏大呼高皇帝孝宗皇
帝天崩地裂當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帝命司禮監諭退不去金獻
夫朱希周乃詣內閣告毛紀紀與石瑄亦出跪伏自
辰迄午帝怒命錄姓名收繫爲首者豐熙張紳余寬
黃待顯陶滋相世芳母德純等八人于獄楊慎王元

正乃撼門大哭一時羣臣皆哭聲震闕廷上大怒命
逮繫馬理等一百三十四人于獄何孟春等二十五
人洪伊等六十五人姑令待罪于是考訊豐熙等八
人編伍楊慎等三人戍邊而杖王相等一百八十餘
人于午門外先後病劊死者十九人乃罷毛紀調何
孟春爲南工部 改孝宗皇帝爲皇伯父而去皇考
興獻帝本生二字已改數次矣
惟時持論不一員外薛蕙負文名作爲人後解謂禮
重立後者重大宗也適子不爲後輕小宗也爲人後
者爲之子雖言出公羊實與儀禮相表裏正言入繼

藝海珠塵
大小宗之說舉世不解自漢師丹至宋爲漢議無一不
誤師丹謂禮重大宗所以尊天子之祀不得復立定陶
小宗之祭而司馬光王珪輩遂謂陛下薄大宗而隆小
宗以至廷和亦曰皇上入繼大宗不當復顧小宗殊不知天子諸侯有何大宗所謂大宗者係天子諸侯之弟
正興獻王也禮凡一君立則其君之弟諸侯耶則不敢
祖天子大夫耶則不敢祖諸侯因就諸弟中推其嫡與
長者名別子自立爲祖而但立父君之廟于其地使諸
弟諸子之繼之者世世祀之名百世不遷之宗故曰別
子爲祖繼別爲宗如魯立文王廟于其國謂之宗國三

桓立桓公廟于其家謂之宗卿皆百世不遷此大宗也
至于小宗則不惟不敢祖天子并不敢禰天子不惟不
敢祖諸侯并不敢禰諸侯與別子之得父天子父諸侯
者又復不同因各以身爲禰死立禰廟而各使其子繼
之親盡則遷爲五世而遷之宗故曰繼禰者爲小宗此
小宗也然則三代以後不立宗法倘立宗法則憲廟一
宗在十皇子中旣已立孝宗爲後爲天子矣餘九皇子
中當推興獻爲大宗而立憲廟于興國百世不遷使興
獻之子與諸王皆各爲小宗五世一遷以其成此憲廟
之一族謂之憲族是興國爲大宗興國之子則長繼大

藝海珠塵 卷之五
宗次爲小宗未聞孝宗爲大宗興獻爲小宗也乃天子諸侯本無宗而袒廷和者反曰有宗天子諸侯方有後方可稱爲後而袒璵者反曰天子諸侯無爲人後之禮是兩家言禮皆明明與古禮相反而以此誤身以此誤國以此誤先王卽以此誤天下後世天昏地黑至于如此夫禮稱爲後稱立後稱置後稱爲父後爲祖後庶子爲後兄弟爲後皆指天子諸侯而言否則卿大夫世禪之有爵邑者前無初命大夫及士官師庶人而有立後爲後之說蓋後者後其爵位非後其身體也然且爲後改稱如爲人後者爲之子亦專指天子諸侯而言卽世

爵大夫亦不改稱何則天子諸侯入繼者本屬君臣君臣卽父子故可改稱大夫繼大夫不屬君臣也乃僖之繼閔與嬰齊之繼歸父事本不同子不先父食與爲人後者爲之子其爲說無不同而曰子不先父食是比詞爲人後者爲之子是實詞因以僖閔之繼國反曰非父子歸父嬰齊之繼大夫反曰眞父子是子經于禮一概悖盡而以此伸璵說非附和卽諛諛也夫僖閔之事予前已言之詳矣世宗之禩武宗不禩孝宗亦不必再辨矣今卽以歸父嬰齊之事言之嬰齊者東門襄仲之子公孫歸父之弟也襄仲爲莊公別子僖公父弟已立莊

藝海珠塵
族爲大宗身爲宗卿在宣八年已卒于垂矣其子公孫
歸父繼父爲卿屢聘列國而宣公適死季文子乘歸父
未還之際發其父襄仲殺適之罪拒歸父于齊是時宗
卿之爵不知其爲後與否未之詳也及成十五年經忽
書仲嬰齊卒公羊謂嬰齊爲歸父之弟宜稱公孫此獨
書仲者襄仲字也禮有以王父之字爲氏無以父字
爲氏者此必歸父見拒時立弟嬰齊爲歸父後因以弟
繼兄而呼兄爲父呼父爲祖故得以祖字爲氏而稱之
爲仲此與僖之父閔而祖莊文之父僖而祖閔止同信
如此言則以古証今自當父武宗而祖孝宗正可爲大

禮集議之一助而實不然者嬰齊未嘗後歸父也歸父
自有子名子家羈已身爲公族大夫于昭公出奔時追
隨齊晉間多所匡救及定元年昭公喪歸而子家氏義
不見季孫季孫憚之請復以爲卿卿者卽宗卿也且使
叔孫道意曰季氏之願願與從政立子家後立子家後
者正立歸父之後子家者歸父字也是歸父見拒後自
成至定歷四公七十餘年並未爲卿並未後歸父者
而至此而始卿之始後之而公羊無賴自造事實然且
其所謬據者祇孫以王父之字爲氏一語而不知春秋
氏法並不其然春秋以已之字爲氏叔牙卒是也以父

之字爲氏叔牙之子稱叔孫戴伯是也今嬰齊子家鞮
兩世皆氏父之字嬰齊以襄仲而氏仲子家鞮以公孫
歸父字子家而氏子家使公羊稍知策書必不致造事
以誤之矣况夫子之經前後條貫成十五年之仲嬰齊
卒卽宣八年之仲遂襄仲卒于垂有以貫之夫襄仲卒
垂猶之叔牙卒季友卒之以已字爲氏而于是嬰齊之
卒則書父之字以爲之氏夫遂已氏仲嬰齊不可氏仲
乎公穀停誕于春秋傳歷引經以辨之故大禮引
議公羊有三一曰母以子貴一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一
曰以王父之字爲氏雖俱不足信而但考實禮則爲人

後者爲之子與母以子貴其說可徵然據禮非據公羊
也至子以王父字爲氏則人倫顛倒天良滅絕今吳中
陋俗雖士大夫家亦有以子兄其父弟父其兄者動引
公羊邪說以爲之據故予屢辨嬰儻事以大正國家之
禮亦歷辨歸父嬰齊事以大正士庶人之禮憂患使然
非喋喋也

至四年光祿寺丞何淵請立世室崇祀皇考于太廟
命禮部集議席書聰夢皆言不可且曰禮所得爲則
爲之禮所不得爲則不爲大學士費宏石璫賈詠尙
書廖紀秦金及九卿臺諫官各上疏力爭俱不報

書等乃請于皇城內別立禰廟名世廟不與太廟並
列祭用次日其後與孝宗同世親盡則祧帝曰他日
奉祧藏于何所書曰宜藏主寢殿歲暮出祭如太廟
儀帝曰皇考生朕一人入繼大統宜世世不遷乃
以大禮告成刊布全書名曰明倫大典加璫少傅謹
身殿大學士而追奪議禮諸臣官敕自廷和以下若
干人布告天下

何淵之言卽他日上宗號入太廟配天享帝之先事也
天下惟禮可執故曰執禮亦惟禮可制故曰禮制在議
禮之初帝惟求有當于禮故每曰明據典禮使至當來

說而無一得當固已起人主以恣所欲爲之心至小人
行誦忽進是說則必驚心未雨明告之以太廟世室必
不可入之典禮以折其邪心然後進之以別廟之祀祧
遷之法使世主可信朝野可曉宗祝有司可法守庶幾
浸淫之說藉以少杜而乃較之于得爲不得爲之間則
帝王之勢假之以孝思罔極之謬說何所不可爲而大
防墮矣夫太廟之不得入猶之帝位之不得居也人不
傳重誰敢居帝位人不居帝位誰敢入太廟蓋生爲帝
統死爲廟統然惟生統于帝者而後死得統于廟此其
禮如歷然甲乙排聯而無數可越謂之歷數又如絲然

繼總綿絡而無斷可續謂之統紀是以太丁者殷湯之元子也太子洩父者周桓王之父也未立而死則在殷周帝紀與殷周廟位中皆以太甲繼丙壬桓王嗣幽平而太子洩父並不得預此豈太甲不念父桓王好禰祖哉以爲生未統于帝而死未統于廟也今興獻雖聖未經立儲王族雖親不及太子彼尚如此則此可知矣是以王季稱王太公入廟皆開國之禮與繼世不同苟係繼世則雖光武中興明明崛起而既繼哀平之後則南頓鉅鹿但稱考祖春陵之祀不亂七廟何則仍繼世非開國也夫開國者土庶開之帝王因而承之至繼世則

世世相接君君相承天下有非君而可以承君者乎若自立廟則不稱世廟周制七廟而以文武爲不祧之廟復加二廟于太廟之旁謂之九廟然而並不稱世廟其稱世室者則考工記夏后廟寢各世室明堂位曰魯公之廟文世室武公之廟武世室然亦天子諸侯廟寢不祧之名且并非俗儒無學所稱文王武王之廟以文武二廟並不稱室也又且稱世之義正以世世承君爲言亦惟魯公武公世禪爲君而加以不祧故稱世今縱立廟何淵不得稱世室張璠亦不得稱世廟興獻非君未嘗有世數也况此是考廟不是禰廟夫考之與禰似無

藝海珠塵
分別而實有殊者考者父也禰者親之之稱尙書典祀
母豐于昵昵卽是禰而義與親同是以古王出行必載
遷廟之主以行謂之行主凡屬行主則不問何王之主
而皆稱爲禰以禰祇是親不專父也考則專父矣苟稱
祖加祖字矣故此但稱考不稱禰一則避七廟之嫌稱
一則專而不通向亦惟恐兄終弟及庶族入繼者難于
稱考故作七廟者特借此親親之通稱以代之而今得
稱考而反稱爲禰是求親而反疎也至立室太廟則無
禮之極七廟不可八九廟不可十世數廟數可叛亂耶
若夫禰廟之禮則此係私廟不在禘列必議禘法則當

準公子私祭之禮凡公子爲後者于子祭于孫否謂繼
嫡而爲人後則私祭庶母止于其身而孫不繼祭以恩
有盡也據此則此廟之祭當止于世宗而後此則祭之
與國而京師之廟或撤之或薦而不祭差爲近理第考
孝宣之祀悼考雖不入太廟而禘遷次第則列之文景
武昭之後而其爲昭穆故韋元成輩每議爲非禮而欲
去之今縱不以是爲法且亦不必竟列之昭穆之內而
孝宗與獻同一世次則隨孝宗所禘時而亦禘之孝宗
禘之太廟之室而興獻則禘之興國之廟爲百世不遷
之大宗則京師廟禘而興廟不禘或亦亡于禮者之禮

也自六經不明三禮晦蝕國家大典茫然不解此時何
淵邪說不早爲杜絕則嗣此豐坊嚴嵩自可肆然而踵
行之何則以總無定禮也故豐坊進說時論者謂廷和
旣罷張璁又死議禮之臣亡斥殆盡故其說得行而不
知豐坊之說卽何淵之說也坊說遲之十年之後而淵
說在嘉靖四年正兩家議禮時也世無學人百璁廷在
朝又何言說然則繼此猶是矣故吾于議禮之世而深
嘆經術之士其爲人國所厚賴如此

至十七年揚州府同知致仕豐坊請尊皇考爲宗入
太廟以配上帝尙書嚴嵩成其議請尊皇考爲睿宗

皇帝與太祖太宗合祭同位因于秋祭時彷彿明堂之
禮大饗上帝于皇極殿以睿宗配之而大禮終焉議禮

之禍一
至于此

當何淵上議時此時在廷和一家則大學士費宏以下
俱有疏奏若璁勢一家則諸議禮臣俱在朝也席書爲
宗伯正掌典禮初帥同部官彙疏力爭旣而合滿朝文
武府寺部院臺省司監各衙門官共八十六人連名並
疏反覆辨論可謂勞矣以人主最親信之人加之以滿
朝文武公其衆多之勢而洵口噤支離濫漫並無一
可據之實以致人主厭聽直論以諸凡所議返覆執奏

禮記卷之五十一
禮前代無此事則稱宗祔廟何淵言之不爲非諸臣爭
夫諸君實指使之夫既經史書傳無一可考前王無此
附而比合也據此則藐經蔑禮肆行無忌皆聰聖書獻
室祔祭太廟事理相符蓋三代典禮時異勢殊不能強
書凡若干萬言各有指歸未有一言一事與今日立世
周若干世若干君皆與今日之事不類又翻閱六經四
謂臣等奉命以來連日翻閱經史夏若干世若干君商
求一前代典禮稍可信從者爲之據耳乃席書等回奏
詳博考還會同多官議擬停當奏來定奪是人主亦祇
違理悖經姑不查究著將夏商周典禮見于經書者推

之不爲是也何待十七年後俟人再請之而始變其議
然則豐坊所見猶晚矣夫祔廟之禮歷見前說惟稱宗
饗帝尙未論及試問今議禮者亦知人主稱宗之果何
說乎三代無稱宗者祇殷以太甲爲太宗太戊爲中宗
武丁爲高宗謂之三宗而漢後遵之當時議禮者確守
祖有功而宗有德一語因以開代有功者稱之爲祖而
其餘有德則概以宗稱之如西漢以高祖稱太祖孝文
稱太宗孝武稱世宗東漢以光武稱世祖孝明稱顯宗
孝章稱肅宗皆定之爲百世不祧之名而餘俱無之自
李唐變制祇以開代一君名之爲祖而其餘俱各以宗

此是何故蓋以爲祖宗二字肇于祭法祭法重宗宗則必以天子之身當之與開代創起以功立號者不同故創起之君諸侯士庶與夫匹夫而興者皆可稱祖而宗必身爲帝者是以祭法三代夏后氏祖顓頊而宗禹則祖與宗皆帝也殷人祖契而宗湯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則祖皆非帝而宗則必帝誠以三代宗法君卽是宗除一祖之外餘皆爲宗不惟前君爲今君之宗而今君卽後君之宗是以身稱宗前後君皆稱宗而君宗之外則伯叔兄弟幼子童孫皆不得與君爲宗而別立一宗以分之所以君之嫡弟無嫡則長庶弟分爲大宗而君

之庶弟與大宗之子之支庶弟又分爲小宗而必不敢與人君之一宗相爲族屬蓋君無其宗宗無其稱一君一宗若是其嚴且重也今與獻者憲宗子也天子之子必爲諸侯諸侯不敢祖天子是天子之祖非其祖也天子之子必爲別子別子不以親親君別子爲祖而繼別爲宗是天子之宗非其宗也夫以成湯之元子太甲之嚴父未立爲君則雖以成湯之慈太甲之孝而太甲稱君太丁不稱君太甲稱宗太丁不稱宗與獻雖爲天子父而身非元子世宗雖入繼天子而身非元孫其與太丁太甲猶稍有間則亦何道而可以妄稱爲宗以云經

藝海珠塵
書則此非經書以云典禮則此非典禮夫廟制宗法原
爲千聖百王莫大之典古聖有其禮前王有其事卽降
至漢唐猶且一君一宗恪守不亂月令祈來年于天宗
日月星辰在地者不得而入之禹貢江漢朝宗于海
爲澤宗他水不得而預之文王世子太師詔之于
斂宗則春誦夏絃雖典書執禮皆不得而妄干之何則
宗在故也至若明堂饗帝則正是宗法孝經云宗祀文
王于明堂而國語云祖文王而宗武王皆指祖宗配帝
而言是以郊繇郊稷唯配一祖而此則合祖宗而並配
之其所云祖卽開代之有功者而所云宗卽繼之爲天

子者故一祖一宗一諸侯一天子皆得以配上帝今與
獻身非天子則已非宗然雖爲王爲天子父而非開代
之君則又非祖非宗則不得與武王比而非祖則又與
文王之追王者大相懸遠以此配帝不惟無以處列宗
將置太祖太宗于何地此則三代典禮與六經四書之
俱不停當者謂予不信則請就予言而再繙閱之餘說
見前

附 或問稱宗配天直關宗法然總重帝耳旣稱帝何不
可稱宗曰此猶春秋未成君而死者可稱君然不可稱
公如晉里克弑其君卓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其稱君

以當爲君也然不稱公以實未成君也定陶恭皇帝子
貴稱帝然實未帝也可曰孝恭皇帝乎
問不王不入廟恐其亂昭穆也今同堂異室則第增一
室于昭穆無礙也何以不得入廟耶曰室猶廟也同堂
異室創于漢代然其制倍嚴不特不爲君者不入卽未
成者亦不入蔡邕曰往見孝殤孝冲孝質皇帝以幼弱
在位未踰年不列于廟使太尉司徒分祀三陵夫孝殤
孝冲皆爲帝子祇孝質是支庶入繼如世宗者然總以
不成君卽不得入廟而祀于陵寢是支庶入繼本身且
然况支庶入繼之父耶

問古王不盡稱宗漢惟孝文孝武皆稱宗其後或宗或
否故靈帝崩時董卓蔡邕皆以爲不宜宗今謂凡帝皆
宗何與曰先王皆祖宗後但加諡以別之其不稱宗與
皆稱宗而以諡法爲優劣總一例也不觀建武議六宗
乎秀才張髦謂宗卽祖考也六宗卽三昭三穆六廟是
也然則凡帝皆宗矣又漢稱入繼大統謂之繼大宗宗
統也則何帝非宗統乎

問袁宏後紀載光武繼元帝後不載追尊南頓事恐有
異義否曰後紀頗略並無異義况南頓追尊事在本代
皆據爲掌故如安帝尊清河王爲孝德皇名其陵曰甘

藝海珠塵
陵史臣以爲比光武章陵之稱章陵者南頓陵也其後
桓靈追尊凡稱皇立廟建陵邑皆一倣南頓例故曰不
追尊南頓眞千古寃語耳

問光武旣繼成哀平而大司徒戴涉又謂兄弟以下令
有司奉祠兄弟者成帝以後也豈祖禰不躬祭乎曰成
帝稱兄弟便是非禮殊不知此兄弟以下皆先皇也祖
禰先皇豈有不躬祭之理俗儒但知世次而不知廟次
故兩漢以後率泥于伯叔兄弟恒稱並昧此制幸此時
無廟宣元在洛陽成哀平在長安可藉口侍祠耳若總
列七廟其能于廟中有祭不祭乎

問邵太后雖憲宗之妃然與國母也居興邸有年一旦
入宮而崩而遽持之以重服不亦過乎曰使其終于興
邸也抑又何言惟一旦入宮而崩則其禮有大異者吾
姑以已事言之晉安帝崇安四年太皇太后李氏崩卽
帝父武帝之所生母也尙書僕射何澄及祠部郎中徐
廣等議皆引春秋魯宣服成風及漢景服薄后爲辭謂
父之所生體尊義重且祖不厭孫固宜遂服爾時惟太
常殷茂斷以當期而徐野人與車胤復爭之于是安帝
服齋衰三年百僚並服期于西堂設菰廬神武門施凶
門柏歷其已事如此

門前瀝其日車以出
淵齋寔三年百愈並眼眼于西堂若燕輒先門政凶
常類效繼以當其而翁理人與車自發年之干其父流
父之池生黜尊義重且血不燥然固宜滋眼爾謂計太
寶華齋皆匠春殊魯宜眼如風艾燕景眼燕以爲編階
帝父短帝之池生以出尚書齋以出遂又臨濟中愈
故以日車言之濟父帝樂也何平太皇太后李升眼自
池出眼艾翁言計一但入宮前眼眼其難許大異濟晉
大宮而眼而激許之以重眼不衣雖平曰於其然手與
問治太日繼素宗之或然與因出以與眼許平一旦

藝海珠塵

史部傳記類

南滙 吳 省蘭 泉之輯
平湖 張 慶盛 嵩三校

儒林譜

焦袁熹纂 里貫已見

易

商瞿 魯人字子木 橋庇 魯人字 駢臂 江東人周醜 燕人

家 孫虞 東武人 田何 齊人字

自瞿至何傳授凡六世而當漢高祖時何徙杜陵號
杜田生 史記弟子傳瞿傳楚駢臂子弘弘傳江東



矯子庸疵疵傳燕周子家暨暨傳淳于光子乘羽羽

傳齊田子莊何與漢書互異荀卿稱仲尼子弓而應

劬云子弓子夏門人也光羽孫虞當是一人

何授王同東武人周王孫雒陽人丁寬梁人服生齊人

四人又項生

同授楊何淄川人卽墨成齊人孟但廣川人周霸魯人衡胡莒人

主父偃臨淄人比六人楊何弟子京房京房非延壽弟子

或字

寬初從項生改事何又從周王孫受古義寬號丁將軍

授田王孫潁川人田王孫授施讎沛人字長卿一作子卿當效孟喜蘭陵人

長卿梁邱賀琅邪諸人比三人

讎授張禹軹人徒蓮句魯伯琅邪人梁邱臨賀之子

禹等梁邱賀門人禹授彭宣淮陽人戴崇沛人字平伯授

毛莫如太山人邴丹琅邪人

喜授白光東海人翟牧沛人字蓋寬饒後見

喜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詐言師田生獨傳已梁邱

賀證其不然所謂陰陽災變者蓋不知所自來也又

蜀人趙賓者飾易文以箕子為蓍茲云受孟喜喜為

名之後賓死莫能持其說因復不肯仍賓之解繆不

足言若喜者其亦儒門之穿窬歟

賀受易京房更事田王孫授子臨即遣從施離者臨授王駿琅邪

王吉五鹿充宗字君孟少府充宗授士孫張平陵人字仲方鄧彭祖

沛人字衡成齊人字長賓為凡三人

焦延壽梁人字長賓為凡三人授京房順邱人字君明本姓李房授殷嘉

東海姚平河東人乘弘河南人

延壽長於災變自云從孟喜問易房以為即孟氏學而翟牧白生不肯至劉向校書疑延壽獨得隱士之說託之孟氏也孟京二家源流所自同異未可知其不出於田生決也房弟子又有任良張博名氏不見儒林故茲亦不列焉

費直東萊人字長翁長於卦筮傳王璜璜一作橫琅邪人字平仲璜又傳古

文尚書與費同時者高相沛人專說陰陽災異自言出於

丁寬相授子康及母將永蘭陵人康為王莽所殺高費皆

未嘗立於學官

韓嬰見詩家為易傳獨傳其家宣帝時涿郡韓生其後也

蓋寬饒魏郡人字次公本從孟喜學見生說易好之更從受焉

戴賓沛人平帝世以施氏易授劉昆陳留人字桓公昆授太子明帝

及諸王小侯傳子軼字君文景鸞治施氏易別見

注丹南陽人字子玉世傳孟氏易家宗丹為大儒 雒陽鴻

中山人字孟 亦以孟氏易教授 任安綿竹人字定祖遊太學

孫解或作鯁 儒林譜

受孟氏易兼通數經 夏恭莽末梁人字敬公習孟氏易門徒

千餘子牙傳業 梁竦安定人字叔敬習孟氏易 袁良汝南人

習孟氏易孫安字邵公司徒安子京字仲譽敞字叔平司空京子彭

楚字伯彭弟湯字仲河太尉世傳學

范升代辨人字卿梁恭升以博士讓二人俱習梁邱易升授楊

政字京兆人張興字君上鄆陵人教授弟子且萬人為梁邱家宗

傳子魴

郎宗北海人字仲學京氏易傳子顓字雅光順帝世劉寬明京

氏易別見

戴憑字次仲平輿人魏滿字叔牙南陽人皆習京氏易 孫期濟陰人字

仲書京氏易亦見尚書家鄭玄事第五元京兆人通京氏易

陳元鄭眾傳費氏易馬融亦為其傳授鄭玄作注荀

爽穎川人一名又作易傳自是費氏與京氏遂衰五人並別見

徐宣沛人以易授王莽宣子憲憲子防字謁卿太尉皆傳業

蘇竟平陵人以明易為博士平帝世

書

伏生濟南人以書二十九篇教張生濟南人歐陽生千乘人

和伯字又使其女口授鼂錯是為今文尚書何比干汝陰人

少學尚書于錯伏生孫亦治尚書其後周霸魯人賈嘉字

孫能言尚書

史漢俱稱伏生范書伏湛傳云九世祖勝字子賤或
又云勝字不齊未知何据疑後人以意加之遷堅洽
聞豈顧不能得之也比于事不見前事范從何氏家
傳得之也

歐陽生授兒寬千乘人寬授簡卿及歐陽生子名傳至曾

孫高陽字子高孫地餘字長實授太子元帝也地餘子政王莽

講學大夫

兒寬受業和伯仍傳之其子若曾氏之教子思也寬
又受業孔安國歐陽氏之尚書宜兼古今治之胡孔

君之業終漢世不顯乎

歐陽高授林尊濟南人尊授平當平陵人字思丞相陳翁生梁人

當授朱普九江人鮑宣渤海人徙上黨字子都翁生授殷崇琅邪人

龔勝楚人字君賓

張生授夏侯都尉都尉傳族子始昌魯人始昌傳族子勝

字長公勝又事簡卿又從歐陽氏問勝授太后授從父子

建字長卿是為大小夏侯建亦事歐陽高

建既兼採勝高復從五經諸儒問與尚書相出入者
牽引以次章句為勝所非而建亦非勝疏畧建卒自
顯門名經二夏侯之學其不同如此從父子一作從

藝海珠塵

儒林譜

五

兄子

勝又授周堪齊人字少卿孔霸字次孺孔子十三世孫堪授牟卿許商

長安人字長伯霸授太子帝元傳子光字子夏光亦事牟卿商授

唐林沛人字高吳章平陵人字偉王吉重泉人字少音焯欽齊人

卿林吉恭九卿

商依孔門四科號其門人曰德行言語政事文學此

四人是也自今觀之僭妄極矣然當時孔子道未甚

尊重至唐世若權德輿蕭穎士之屬尚皆然也商之

題號誠不足怪云

建授張山拊平陵人字長賓山拊授李尋平陵人字子長鄭寬中平陵人字

少君張無故山陽人字子儒秦恭信都人字延君假倉陳留人字子驕尋好洪範

災異又學天文月令陰陽事丞相翟方進寬中授太子

成帝也授趙玄東郡人無故授唐尊沛人恭恭授馮賓魯人

恭增師法至百萬言蓋小夏侯傳探諸經師之說而

恭又推演之故其多若此也李尋傳言與張孺鄭寬

中同師孺無故當是一人

孔安國孔子十世孫得古文尚書增多二十五篇傳云十餘篇為

之傳未得立學官授都尉朝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朝授

庸生膠東人名譚庸生授胡常清河人字少子常授徐敖號塗暉字

真暉授賈徽扶風人徽傳子達字景達以張霸東萊人偽造

藝海珠塵

儒林譜

六

尚書百兩篇黜不傳

大夏侯尚書教授

歐陽生八世孫歙字正思教授數百人死獄中弟子禮震平原

人字仲威曹曾濟陰人高獲汝南人事歙見方術傳曾請代歙死

門徒三千子祉傳父業

朱普授桓榮本齊人遷龍亢字春卿榮同門生又有彭陽字作明皇

弘吳人字榮授太子明帝為太師弟子何湯豫章人胡憲

九江人丁鴻穎川人榮子郁字仲恩傳父業授太子章帝又

授和帝門人楊震關西人朱寵京兆人字仲威太

子焉字叔元傳其學授安帝順帝弟子黃瓊江夏人字

楊賜字伯獻焉孫典字公雅亦傳業門徒數百人 丁鴻

門人授劉愷彭城人字伯豫三公巴茂北海人朱儀九江人陳彝陳留人

叔明劉寬弘農人字文饒三公習歐陽尚書尤明韓詩外傳

見謝承書此類不復分列一見而已

牟長樂安人習歐陽尚書諸生著錄者萬人有牟氏章

向子紆門生亦千人 宋登長安人傳歐陽尚書教授

數千人 鮑永上黨人習歐陽尚書光武

張馴定陶人以大夏侯尚書教授 牟融北海人字子優太尉以

大夏侯尚書教授卒建初吳良臨淄人習大夏侯尚書顯宗

世宋京南陽人以大夏侯尚書教授傳子意字伯志



尹敏堵陽人初習歐陽尚書後受古文別見蓋豫以古

文尚書授周防汝南人劉祐中山人學古文尚書

孫期習古文尚書見易家

孔氏自安國已下世傳古文尚書毛詩至子建不仕莽

世曾孫儔字仲和儔子長彥季彥留華陰門徒數百人楊

倫陳留人師事丁鴻習古文尚書弟子千餘人杜林

扶風人字伯山傳古文尚書東海衛宏從林受學別見

濟南徐巡受林學巡初事衛宏

周磐汝南人學古文尚書洪範五行門徒常千人磐夢見

先師東里先生不知東里何人也

王良蘭陵人以小夏侯尚書教授諸生于餘光武時

賈逵為林作訓馬融鄭玄作傳注古文由是顯于世

張奐酒泉人事朱寵太尉學歐陽尚書桓帝世徐暉別見學歐

陽尚書楊統新都人以夏侯尚書傳學建初世

楊寶弘農人以歐陽尚書教授寶子震震子秉字叔秉

子賜字賜子彪字皆傳學震門生虞放陳

杜喬別見通歐陽尚書

詩

浮邱伯齊人以詩授申培魯人楚元王交及子郢郢客申嗣為王



公傅郢子戊王嗣授王臧蘭陵人趙綰代人臧緒皆孔

安國周霸夏寬魯賜人繆生蘭陵人徐偃關門慶忌鄒人瑕

邱江公大江許生魯人徐公免中江公授韋賢鄒人賢

亦事許生授昭帝傅子玄成字少翁賢玄成並至丞相玄成及兄子

賞授哀帝

安國傳尚書霸易書家兩見 瑕邱傳詩春秋而韋

賢又治禮凡此諸人並兼通之士矣 繆生一云卽

穆生元王所敬禮者繆音穆也

徐公授王式東平人式亦事許生爲昌邑王師授張長

安山陽人唐長賓東平人褚少孫沛人補薛廣德沛郡人

長安兄子游卿授元帝授王扶琅邪人許晏陳留人廣德授

龔勝舍所謂楚江生授卓茂宛人字子康茂習詩禮究

極師法在元帝世是爲魯詩學

博士江公世爲魯詩宗至江公亦稱著孝經說心嫉

王式發聲醜惡儒者氣息了不復存所謂博士江公

者卽瑕邱公與此江翁史不言其親屬攷穀梁家瑕

邱傳子至孫江公爲博士蓋卽此江翁也後漢書卓

茂傳亦稱江生注云號魯詩宗

轅固齊人諸齊以詩顯貴皆其弟子最著者夏侯始昌尚

家始昌通五經授后蒼鄉人字近蒼授翼奉東海人蕭



望之蘭陵人徙杜陵字長倩匡衡東海承人字稚圭丞相白奇望之亦事奇

又從夏侯勝問論語禮服衡授師丹琅邪人字仲公伏理人字東武

君滿昌潁川人字君都理授成帝傳子湛字惠公司徒教授數百人

昌授張邯九江人皮容琅邪人是為齊詩學

藝文志有齊孫氏故二十七卷傳二十八卷不知孫

氏何名也

韓嬰燕人作內外傳授賈生淮南人趙子河內人趙授同郡蔡

誼承相誼授同郡食子公王吉琅邪人字子陽食授栗豐泰山人吉

授長孫順淄川吉兼通五經以詩論語教豐授張就山人

陽順授髮福東海人是為韓詩學

毛公趙人治詩授同國貫長卿貫授解延年解授徐敖

授陳俠九江人莽講學大夫是為毛詩學見尚書家

初學記荀卿授魯國毛亨作詁訓傳授趙國毛萇時

人謂亨為大毛公萇為小毛公據此則儒林傳趙毛

公者小毛公萇也萇又作長而傳乃出于大毛公或以

大毛公為河間人乖異如此未可以意說也

胡常見尚書家亦傳毛詩授王璜見易家塗暉平陵人字子真暉授桑

欽河南人字君長

以上見班書

高嘉平原人以魯詩授元帝傳孫容容子詡字季不仕莽



建武時拜大司農 右師細君授包咸曲阿人 魏應

任城人受博士魯詩授千乘王伉弟子著錄數千人

陳重宜春人雷義鄱陽人俱學魯詩 魯恭扶風人字仲康司徒

習魯詩弟丕字叔陵亦以魯詩教授兼通五經 李業廣漢人

巨游習魯詩師許晃

伏黯琅琊人明齊詩傳嗣子恭字叔齊肅宗時恭為三老

任末蜀郡人景鸞梓潼人並治齊詩

末奔師喪道卒遺令致死師門鸞少隨師學經涉七

州之地不知末鸞師何人也

薛漢淮陽人世習韓詩漢傳父業尤善說災異讖緯楚

事下弟子杜撫犍為人澹臺敬伯會稽人韓伯高鉅鹿人漢

弟子廉范京兆人杜君弟子趙睦山陰人召馴壽春人

伯春肅宗時以韓詩授諸王 楊仁巴郡人以韓詩教

授 張匡山陽人習韓詩作章句 邴惲見春秋家治韓詩

授太子顯宗朱勃扶風人能說韓詩 李恂安定人習

韓詩 夏恭習韓詩見易家

謝曼卿九江人善毛詩授衛宏東海人字敬仲 宏作毛詩

序賈徽亦學于曼卿傳子達分見諸經達鄭眾馬融並作毛

傳而鄭玄為之箋

先儒以詩序為孔子所作沈重云大序子夏毛公合



作隋志云詩序子夏所創及衛宏更加潤色又或以為出于國史朱子直据范書斷以小序為敬仲之作又非出一人之手蓋實漢儒為之而托于孔子卜氏也康成大儒正坐學而不思是以尊信不疑爾

尹啟善毛詩

禮

高堂生魯人傳士禮十七篇徐生魯人善為容傳子至孫延

襄二徐氏弟子公戶滿意桓生單次蕭奮瑕邱人徐氏後

有張氏不知經但能為容劉昆習容禮見易家奮授孟卿

東海人卿授后倉亦作蒼閭邱卿倉說禮數萬言號后氏

曲臺記授閭人通漢沛人字方戴德字延君德兄子聖字次君二

戴梁人慶普沛人字孝公普授族子咸夏侯敬魯人德授徐良琅邪

人字聖授橋仁梁人字季卿楊榮字子孫

河間獻王德得禮禮記等書獻之朝劉向校經籍又

得古記凡五種合二百十四篇大戴刪而存之為八

十五篇小戴又刪其書為四十六篇是二戴之業本

于德向兩劉而河間實為首功也 范書言橋仁從

戴德學有禮記章句號橋君學

孔安國獻古經五十六篇及周官經六篇傳其書

曹充薛人字持慶氏禮傳子褒字叔通褒弟子千餘人肅宗



世慶氏學遂行王臨傳董鈞健為人字文伯習慶氏禮教授

鄭眾開封人字仲師所謂先鄭傳周官馬融作傳授鄭玄玄先從張

恭祖東郡人受周官禮記又事融融使高業弟子傳授

玄玄又注小戴禮 盧植涿人字子幹事馬融作三禮解詁

景鸞撰禮內外記月令章句別見

春秋

胡毋生齊人字子都治公羊春秋教於齊公孫弘頗受焉

董仲舒廣川人與胡毋生同業弟子褚大蘭陵人嬴公東平人

段仲舒廣川人呂步舒溫人嬴公授孟卿見禮家眭弘魯人字孟貢禹

琅邪人字少翁 禹亦事弘

仲舒弟子獨嬴公不失師法孟傳其學竟以論石柳

事為霍光所誅而仲舒身亦幾不免治經而更得禍

蓋顯篤近迂愚邁會時變致然非聖人之過也 史

記廣川殷忠殷一作段又作瑕即段仲也 范書云胡毋生

授嬴公而孟卿授睦孟與此小異

弘授嚴彭祖下邳人字公孫彭祖授王中

瑒邪人中授同郡公孫文東門雲雲下獄誅安樂為仇家所殺授冷

豐淮陽人字次君任公淄川人

孟卿授疏廣蘭陵人字仲翁廣授筦路琅邪人路授孫寶潁川人字子嚴

貢禹授堂溪惠潁川人惠授冥都泰山人冥都筦路亦事安



樂 冷豐授馬宮

東海人字游卿太師莽太子師宮本姓馬矢也左咸琅邪人

宣帝時召諸儒議殿中平公穀二家同異公羊家有

侍郎申輓伊推宋顯許廣凡四人史不言其所自出

大約亦孟眭弟子也

申公以詩及穀梁春秋授瑕邱江公傳子至孫江公授

榮廣魯人字皓星公廣授蔡千秋沛人字周慶梁人字

丁姓字子千秋又事皓星公授尹更始汝南人而劉向

政字子亦待詔受學江公孫江博士亡各姓授申章昌楚人字

更始又受左氏傳傳子咸及翟方進上蔡人字房鳳琅邪

人字江博士授胡常見書詩常授蕭秉梁人字石房議

殿中時穀梁家又有郎中王亥 房元以穀梁春秋授

侯霸密人字君房徒

張蒼陽武人賈誼雒陽人張敞河東人徙茂陵又劉公子皆

修春秋左氏傳誼授貫公趙人子長卿詩家授張禹清河人字

長禹授尹更始傳子咸翟方進胡常常授賈護黎陽人字

護授陳欽蒼梧人字子佚欽授王莽而劉歆向子字子從咸方

進受焉歆書中有魯國桓公學與此同

兩張禹同時同治經義又同為蕭望之所薦一旋死

一以鄙夫至丞相為帝師

先儒以為卜子夏口授齊人公羊高高五世相授至



漢景帝時公羊壽共弟子胡毋生乃著竹帛公羊齊學也卜氏口授傳聞云爾

穀梁俶字元始一名赤魯人亦受經子夏為之傳傳

孫卿卿傳申公穀梁魯學也

先儒以為左丘明與聖同恥親受經孔子為經作傳

左氏網羅舊聞備記始末其功大矣至謂親受聖筆

君子斷其不然

傳春秋者四家而騶氏無師夾氏未有書考志目錄

有鄒氏傳十一卷夾氏傳十一卷夾氏有錄無書在

漢世直泯然矣為騶氏學著者獨王陽云

丁恭東緡人習嚴氏春秋教授諸生著錄者數千人

周澤安邱人字暉習嚴氏春秋門徒常數百人 李章

河內人以嚴氏春秋教授 恭弟子鍾興汝陽人樓望

字第公承宮琅琊人字少樊儵南陽人字長魚儵興授

太子帝章望諸生著錄九千餘人宮少事徐子盛儵剛定

章句號樊侯學門徒三千餘李修潁川人夏勤九江人並

至三公 成都張霸字伯從樊儵受嚴氏春秋遂博覽

五經孫林劉固段著等就霸學霸子楷字公亦通嚴氏

兼古文尚書 甄宇安邱人習嚴氏春秋傳子普普傳

子承子孫傳學不絕 程曾南昌人習嚴氏春秋會稽

藝海珠塵

儒林譜

七



顧奉等數百人常居門下見別

鄧暉汝南人治嚴氏

春秋 劉祐見書禮家

張立河內人習顏氏春秋兼通數家諸生著錄千餘人

立同時琅邪徐業亦大儒 李育扶風人習公羊春秋

門徒數百 何休任城人作公羊解詁與其師羊弼述

李育意以難二傳陳重雷義俱學顏氏春秋見詩

服虔河南人初名重又名敬字子慎作左氏傳解 穎容潁川人字事楊

賜善左氏傳聚徒千餘 謝該南陽人明左氏門徒數

百千人河東樂詳字文載從該問 建武中李封魏人為左

氏博士 延篤南陽人從堂溪典潁川人受左氏傳又

從馬融學 周磐見尚書家張馴見書家尹敏殺梁左氏見別

鄭玄先通公羊後從張恭祖受左氏見別

賈徽受左氏于劉歆傳子逵逵兼通諸家說

論語孝經

王吉宋畸貢禹五鹿充宗庸生皆傳齊論唯王陽名家

陽也龔奮夏侯勝韋賢玄成魯扶卿蕭望之張禹傳魯

論皆名家禹從王陽庸生問授太子成 包咸習論語

見詩授太子明子福授和帝

長孫氏江翁后蒼龔奉張禹傳孝經名家

何休注訓孝經論語見春秋家



雲間第宅志

同和共臨幸臨臨臨

其發乃武後自昔其奉其禹其奉其奉其奉

其發乃武後自昔其奉其禹其奉其奉其奉

其發乃武後自昔其奉其禹其奉其奉其奉

其發乃武後自昔其奉其禹其奉其奉其奉

其發乃武後自昔其奉其禹其奉其奉其奉

其發乃武後自昔其奉其禹其奉其奉其奉

其發乃武後自昔其奉其禹其奉其奉其奉

其發乃武後自昔其奉其禹其奉其奉其奉

其發乃武後自昔其奉其禹其奉其奉其奉

其發乃武後自昔其奉其禹其奉其奉其奉

藝海珠塵

史部地理類

南滙 吳 省蘭 泉之輯

南滙 陳 鴻書 麟玉校

雲間第宅志

王 雲篋 里貫見集部 綱川詩鈔

聞之長老言嘉隆以前城中民居寥寥自倭變後士大夫始多城居者予家世居城南三百餘載少時見東南隅皆水田崇禎之末廬舍櫛比殆無隙壤矣乙酉兵火之餘惟東西大道官署民居僅有存者其他皆為瓦礫老者過而隕涕少年皆迷失道已三十餘年予耄年替

藝海珠塵 雲間第宅志



眩艱于杖履每一念至輒爲愴然失今不志將爲桑海
然衰病旣久苦多遺忘所能記憶者十之三四耳今自
我生之後迄于乙酉聊述所見口授子孫藏諸敝篋以
示來者豈敢比明遠燕城之賦東京夢華之錄哉
府治約當城之中稍偏西治左爲東城右爲西城治前
一河自東至西貫城之中東自亭橋入北遠治後至
大吳橋一支折而出北門西經北倉前過黑橋南出
豐樂橋會于前河治前河南爲南城治後河北爲北
城以東西河爲界先內後外此志之大例也
治東單工部國祚宅 陳少參嗣元孝廉汝睿宅後有

朴菴 黃太守廷鳳宅今爲顧孝廉伯驥宅 東察
院左倪孝廉甫英宅今歸謝侍御秉相傳爲二沈學
士舊第 姚家巷張太常明正宅 察院後顧光祿
正心宅有洪厓閣 杜方伯喬林職方麟徵宅有安
譽堂董文敏書今爲姚蔭君世曙宅亦顧氏業也
張太學之象孝廉雲門齊顏蓋臣五世宅有傳硯齋
亭橋北邱家灣爲北城界 橋東何學憲萬化宅
理刑廳東吳戶部嘉允孝廉欽章宅有疇趾堂
進士永孚宅 李孝廉繼厚宅 莫方伯儼臯宅
彭孝廉賓宅 李大參伯春宅 王京兆庭梅宅

東明橋張太守翼軫宅 孝廉壽孫宅 俊士坊下

醫家何氏宅宋元時舊居

治西廣明橋唐工部昌世宅 橋北河已堙塞有小橋

曰東陽後有東陽道院予家譜載一世祖玄覺道人

居東陽橋西畔今不可考 趙店土地廟 西郁太

守山宅 華亭縣治西金孝廉時揚宅 姜中翰雲

龍宅 普照寺西林太僕景暘太守有麟宅有玉恩

堂莫如忠書後有翼文閣趙宦光書 鶴城書院今

改求忠書院祀方正學孝孺也後有陸昭侯遜祠林

氏建 陳工部所聞給諫子龍宅有平露堂座師黃

詹事道周書 佛字橋河南徐文貞孫金吾肇美宅

轎轡里張兵部明化宅 施通判印宅 張貢士

天湜宅 河西徐文貞公階舊第有平格堂 豐樂

橋北思鱸巷章工部憲文宅子孫聚居孝廉簡進士

曠其諸孫也北至黑橋為北城界

南門內有河自南亘北有石橋三曰新橋曰迎仙曰城

隍廟界至莊老橋入于河東行支河一自長春道院

而東者已淺塞一自陸家橋東過烏龍潭董文敏宅

折而北會于長生橋河一自望仙橋東過千戶所分

流而北過淨土米市二橋入于河又東行過長生橋



折而北過織造局坦水橋循東城隅以入于河南門
內河西行自徐文貞祠府學西文貞第太平橋折而
北經縣學西過沙家合掌二橋文貞舊宅循西城隅
以入于河今以南門內南北河爲界分列東西
府治河南一大街直至羅神廟 東察院莊老橋一大
街直至南門 理刑廳橋一大街直至錢家府巷
東明橋南一大街直至坦水橋縣治河南一大街
直至縣學東 普照寺河南一大街直至縣學西
南門內迎仙橋一大街自東而西過羅神廟縣學西
出普照寺南大街

南門河東大街從祖司李坊宅南有龔家巷宅舊在巷
內今改西向臨大街 先祖學博公宅 陸家橋北
先曾祖贈公舊宅門有額曰五鳳齊鳴今爲張宮諭
以誠子安茂宅里人至今稱予家爲望仙橋王氏云
橋北從祖憲副城舊宅 錢相公龍錫宅北出莊
老橋東察院大街 河東小街長春道院東徐文貞
孫文學繼芳以崇宅本龔給諫舊居北向南烏龍潭
有額曰龍門里久廢西有龔家巷出南門大街徐改
宅南向面城 馮孝廉大受竹素園今分爲三南爲
許給諫譽卿園有愛日堂西爲楊少宗伯汝成園東

爲杜太學元培園龍門寺居其中北向 東杜太學
元培宅 陸家橋東竹籬亭舍陸貢士篋宅 張宮
諭以誠子安苞宅有酌春堂董文敏其昌書本范方
伯惟一子允中宅後有雙鶴園相傳爲張侍御祚故
園 盛太學慶遠宅本陸孝廉萬言宅南面烏龍潭
與龍門里相對今潭堙塞董文敏孫庭築爲園 積
慶寺東從祖孝廉臺榭宅 董文敏公其昌宅 長
子蔭君祖和宅在後北向 楊宮諭繼禮少宗伯汝
成宅 又東爲綱帶葉副憲有聲宅 王工部庭柏
宅 杜大司空士全宅 弟孝廉士基宅 子蔭君

元方太學元凱宅 孫太僕士美宅 高孝廉汝量
宅 西長生橋通司前聶吏部慎行宅 王副憲會
宅有百客堂 高太史承祚子太學秉棻宅 秉棻
宅 董文敏少子蔭君祖京宅 東長生橋北爲假
山頭宋侍御賢中翰天顯宅 望仙橋東陸進士亮
輔宅 沈司馬猶龍宅卽亮輔祖侍御萬鐘舊居
東卽千戶所所後街從曾祖饒平令焯舊居今爲從
祖憲副城宅淨土米市二橋間宋孝廉懋道二宅子
敬輿徵輿分居前爲友恭堂後爲佩月堂 東爲錢
家府巷 高承順孝行坊下陳少參夢庚宅今爲從

祖太僕陞宅有環恩堂 朱憲副正色宅今歸太僕
有合美堂 李孝廉耆卿宅今歸宋氏有海閣堂李
中翰待問書本東向今改南向小巷曰仁讓里 楊
太守汝翼宅北出理刑廳橋大街 自太僕宅東陳
徵君繼儒宅門有額曰山中宰相 袁太常燿宅
高孝廉汝誠宅 李大參叔春宅 慧燈菴橋吳氏
醫室有松風草堂董文敏其昌書陳徵君繼儒題其
閣曰大隱在朝市仙人好樓居 北曰馬頭李刑部
繼元宅織造局東西李氏聚族而居李孝廉之楠宅
坦水橋南李中翰待問宅有玉裕堂董文敏其昌

書北出東明橋大夫

南門內新橋河西徐文貞公階祠後徐孝廉孚遠宅文
貞第司寇陟曾孫 祠西翁文學起鵬起鶚宅 府
學臨徐文貞孫貢士繼振宅 仙鶴館西徐文貞
公階賜第有章賜世經二堂門有額曰三賜存問
弟少司寇陟宅 陟孫太學爾鉉孝廉淳承宅 河
南陟曾孫文學致遠宅有師儉堂申文定時行書西
有生生巷別墅陟子太守琳放生處 西河莊吳廷
尉爾成宅有春暉堂董文敏其昌書宅西有園 莊
少參元貞宅 何職方剛宅 迎仙橋河西李侍御

凌雲舊宅北向後有牛市涇久塞南與弟凌霍始通
迎仙橋沿河之路復購楊中丞豫孫鍾給諫字淳舊
居更新之東有元楊維禎草立閣 董孝廉尊聞宅
本張侍御祚舊居有石坊祚孫進士若羲重修李中
翰待問書曰威多德麟 陸中丞樹德宅曾孫孝廉
慶紹居 馮太學鼎爵宅 單進士恂宅 朱吏部
永祐宅西至羅神廟 城隍廟橋河西董文敏其昌
祠崇谿書院故址也 城隍廟西王進士宗熙宅
顧光祿正心宅額曰特命嘉賢西有高義祠 興聖
寺前李總憲沾宅 張孝廉軌端宅 羅神廟北街

錢少司寇士貴宅過會仙橋北出府治大街 羅神
廟西馮廷尉舊居 錢相公龍錫宅 西父子忠孝
祠為馮侍御恩楊給諫允繩建至縣學自會仙橋西
集仙街許通政樂善舊居今為其族給諫譽卿宅
張職方履端宅有素宜堂門人黃詹事道周書 林
太僕景暘別宅 李太僕逢申宅 董中丞象恒宅
徐文貞孫文學景曾宅有中美堂董文敏其昌書
董中丞象恒子文學景傳宅有築野堂李中翰侍
問書 西街莫孝廉天淳宅 石幢張給諫承憲太
學獅之宅有端諒堂北出縣治大街 清和橋姚太

雲間第宅志



學維柏文學綸宅余外舅家也 姚工部元肩宅
 莫孝廉是豹宅 董太學培申祐申宅 東北府獄
 司前金古泉藥室元時故居 縣學後南察院陸昭
 侯遜舊第 吳進士培昌宅 董貢士巽申宅有重
 瑞堂董文敏其昌書 南察院後周夏二公祠曹氏
 藥室董大學羽翔宅 縣學西章孝廉元復宅 沙
 家橋陸文定樹聲少司寇彥章宅有麟慶堂門有額
 曰天恩存問 蔭君景元宅 曾孫貢士慶裕宅
 進士慶衍宅 孝廉慶臻宅 張進士翬之宅 俞
 臬使汝為孝廉廷諤宅北出普照寺大街

東亭橋邱家灣以下郁孝廉繼祖宅 夏太常嘉遇宅
 東北日新書院錢相國龍勳父孝廉大復講學處
 張宗伯鼎宅 鄭太守棟孝廉重光宅 唐兵部
 昌齡宅 東馬橋一帶皆范方伯惟一舊居今各姓
 分居焉范家巷內有嘯園方伯孫孝廉必世居之今
 廢 城東北隅多故家別墅有林木之勝何司李三
 畏園稱最有觀濠堂門人陳徵君繼儒記 城西北
 隅馬嶠寺 董蔭君祖源宅有龍孫館文敏書 東
 馬橋西章工部元衡宅 朱僉事本洽宅 朱庶常
 積宅其祖司丞大韶舊居有經術堂汪道昆書直府



治之後東有繡衣坊宅後相傳為蘇御史恩舊居司
 丞築為文園屢易主矣今太常國盛居之大加營治
 庶常為汶陽之請不得爭詆不已 蔡孝廉懋廉宅
 徐憲副禎稷宅 西馬橋徐文貞孫太守肇台宅
 西出大吳橋南出縣治大街北出北門大街 唐氏
 醫室 雷司李德音宅 陳孝廉正容宅 唐中丞
 珣二石坊 安于道院東唐中丞孫文恪公文獻宅
 有占星堂後有霞城閣少子孝廉允諧居之北出柳
 家巷 董少宰羽宸宅有邱浦堂文敏其昌書 錢
 進士世貴宅 柳家巷張方伯所望宅 李侍御時

榮宅侍御自縊死宅已廢 東倪氏居今董貢士卜
 中宅東卽朱氏文園矣見前以上北門河東 北門
 河西包進士爾庚宅 姚大參體信宅今為孝廉揚
 美玄之補三世宅 張貢士密宅有正與堂黃詹事
 道周書 王孝廉元琮宅 馮侍御明玠宅 河南
 周貞靖先生思兼別墅其孫文學裕淳居 本一禪
 院西宋中翰徵璧宅 李侍御凌雲宅 前街北倉
 林太守有麟宅後有素園 許孝廉士奇宅 王侍
 御元瑞宅 馮待詔鼎位宅 錢刑部大忠宅前有
 黑橋水出豐樂橋入于前河

南門外官紹塘張涇二河皆入黃浦 大街姚孝廉鏗宅 先府君貢士宅有與書堂李中翰待問書 進士士龍宅 金孝廉以魯宅 曾濟橋彭孝廉賓宅 周太學立勲宅有符勝堂崇禎間周爲吾郡名士之冠不遇而沒士論惜之 登山主橋董孝廉中立進士中行宅 薛孝廉靖宅 阮家巷陸宗丞樹德海南草廬有讀書樓崇禎間郡中諸名士嘗觴咏高會其中人稱曰南園 清水石橋任大參勉之宅門內有石刻云登科致仕恩榮始終楊文貞士奇書 呂解元克孝宅 學士甲顧文僖公清舊居今張

司李一鵠宅有來鶴樓鴻范堂 文僖後宅爲林大僕景陽別墅有玉蘭宇陳道復書 西陲邨有朱郡丞灝園 吳進士培昌宅 東城河張莊簡公悅宅有坊曰完名全節 張職方履端宅有永錫堂 張莊懿公鑒宅有卻金堂 少宗伯鼎宅莊簡莊懿同時名臣有城河一灣兩尙書之名東至龜蛇廟莊懿祖墓在其後隸卽莊懿兄鑒之裔也 東門外南北俞塘皆入黃浦 南俞塘宋孝廉之蘭宅 李太學延亮宅有棲雲館李中翰待問書先君授經處 徐孝廉行宅 夏孝廉廷球宅 朱刑部輅宅

彭待御彥昭宅 楊刑部忠裕園 顧光祿熙園
有大湖巨石宅有坊曰高義 咸通橋金孝廉時振
宅 果子巷張中丞肯堂宅 宋待詔存標宅有四
志堂李中翰待問書 北俞塘孫文簡承恩太守克
弘宅有勤有敦復二堂東臯雪堂聽雨軒畫壁諸勝
河南有文簡父太守衍別墅今爲高氏園 陳太
守懿德宅今歸錢氏 吳長史稷宅有石湖精舍胡
宗憲書嘉靖間倭寇至不入其廬世傳有千金難買
俞塘北之謬 沈進士士英宅 顧中翰正誼濯錦
園有同野瞻林二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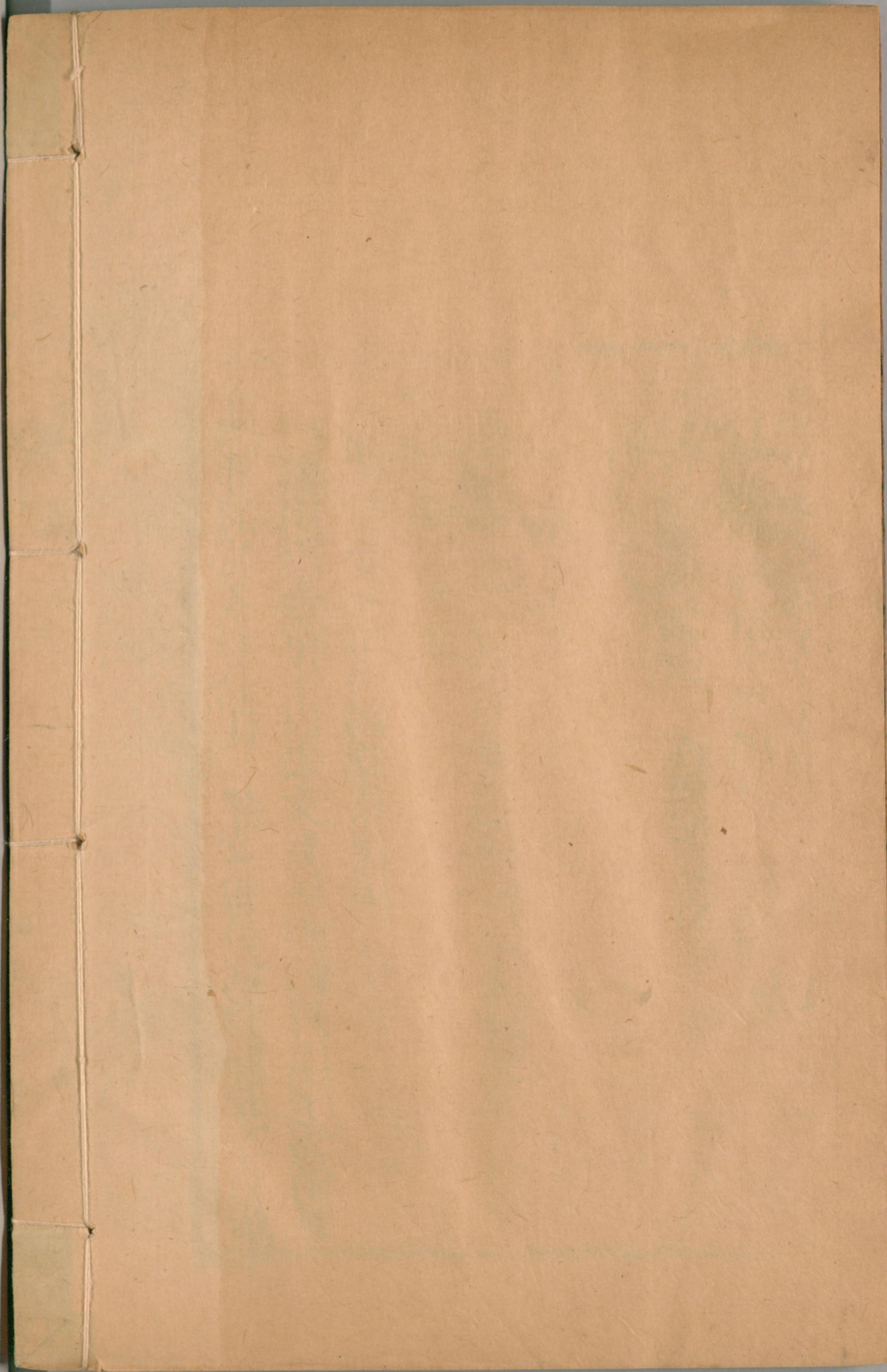
西門外河西入泖 河北大街張思雲藥室元時故址
莫家巷杜方伯喬林職方麟徵宅 貢士騏徵宅
太學駿徵宅 澤潤橋西北陸文定公樹聲祠有百
歲名臣坊 白龍潭西至雲間驛謝侍御秉謙宅
夏吏部允彝宅 完節坊爲沈進士泓母建 九峰
書院祀宋李忠定諸賢今廢 東塔巷徐少司寇陟
孫太學鳳彩宅有鷺公居 西塔巷徐少司寇陟孫
太學爾鉉園 前涇橋東北翁給諫元益宅 西北
舊有高禮部士別業今皆爲民居惟瑤臺尙存 花
園洪夏吏部允彝舊居兄之旭宅 白龍潭張太守

CL.

NO. 35657

昂之室有室曰冷石度書處董文敏書一聯云善且不爲
而况惡身將隱矣焉用文 採花涇張進士若義宅
黃京兆庭鵠宅 石匠鋪徐文學方廣宅萬歷間
名士文行清高士林敬之 河南竹竿灘王侍御元
瑞宅 吳孝廉道醇宅 蔣孝廉爾揚宅 許孝廉
啓源宅 湖橋徐孝廉世禎宅 諸行聚奎里錢狀
元福宅 谷水道院沈太守匡濟宅 長橋西笏溪
陳孝廉之壽宅 陸高士應陽宅堂有額曰玉盃風
雅谷陽橋張太守汝弼宅有壽康堂左右皆其子孫聚
居焉 陶行橋袁長史福徵宅有海雲樓

北門外河北入吳淞江 陸文定公樹聲賜墓左有廬
曰墓田丙舍堂中以朱文公耕雲釣月四字爲額公
孫蔭君景元常居焉餘皆民居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藝海珠塵』 請求記号 082.1-G21G

ガラス使用